

扶助弱者

主持正義

情節緊湊

寫景逼真

# 兵書峽

還珠新著

2

[雲海後傳]

兵

書

峽

(三)

正氣書局印行

# 峽 書 兵

(二)

價定本基冊一裝洋

一九四九年六月

著 者 還 珠 樓 主

出 版 者 正 氣 書 局

發 行 者 正 氣 書 局

上海山東路  
二〇九號二樓  
電話九三〇六三

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# 兵書峽 (二)

前文黑摩勒，江明，童興，三小弟兄，由黃山起身，往赴七指神偷葛鷹十日之約，行至兵書峽附近，林野之間，打敗鐵扇子樊秋，救了唐樞唐素玉兄妹，并與鐵牛師徒重逢，跟着七指僧法燈，暗中掩來，因恨樊秋背叛，窮追不捨，正下毒手，金星神螞查洪，和中條七友中的，黑骷髏查牯，天山大俠狄遁，先後趕到，狄遁由高崖頂上，飛身直下，凌空一掌，將凶僧打倒，與諸小俠見面，敘談之後，同往兵書峽小聚，江明同了唐氏兄妹先走，衆人在後提了凶僧，且談且行，忽被葛鷹，將凶僧盜去，指點黑摩勒，智激守峽異人莊恆，剛把話說明，衆人也由後趕到，同往唐家，葛鷹回了莊恆好友黃雲鶴，已經先在，當由葛鷹，拷問凶僧，前被劫走的媧皇至寶下落，凶僧陰險貪狠，不說實話，反用毒手，暗算諸小俠，致將葛鷹激怒，用七絕手，點了凶僧六陰死穴，封了口竅，衆人方覺凶僧所劫奇珍，尙未獻出，如何點他死穴，不料葛鷹師徒，早已看出凶僧，仗着一身極好內功，將媧皇至寶，吸入肚臍之內，皮肉包裹，甚是嚴密，連寶光寶涎，一齊掩蔽，凶僧氣功，將入化境，不動手時，彷彿皮包骨頭，又瘦又乾，稍一用力，全身立即暴漲，變成強壯堅實，精力瀰滿，此時重傷之後，倒地裝死，前半一身鬆

皮，滿是縐摺之紋，惟獨臍眼一片，皮往內凹紮得頗緊，自己如非斷定凶僧，天性疑忌，拚冒奇險，得來的至寶奇珍，存放別處，決不放心，又狂傲自恃，定必藏在身上，格外留心查看，也難識破，爲想試試愛徒目力心思，先未叫明，黑摩勒猜出師父心意，立時上前，挖苦了幾句，便將凶僧腹皮扯起，強摳出來，凶僧被人用七絕手，點了六陰穴，一張紙拂上身去，便如刀割，癢痛鑽心，平日爲防寶器外露，腹皮收縮，又緊又深，況當真力已失，身同癱瘓，不能言動之際，怎禁得起行家的手，強扯強摳，當時奇痛麻癢，鑽心刺骨，比千刀萬剮，還要難受，想起平生所行所爲，遭此惡報，悔恨無及，料定死前不知還受多少罪孽，再想告饒伏輸，求一速死，已無法開口，當時急怒攻心，逆血上行，就此疼暈死去，黑摩勒見凶僧疼得周身直冒冷汗，方想禿賊雖然爲惡太多，該受此報，已然夠他受用，何必做得太過，何不給他一個痛快，免得看了難過，念頭才轉，臍眼中的寶物，已被取出，到手一看，乃是一個奇怪蚌壳，大還不到兩寸，作六角星形，上面滿是彩暈，映日流轉，并不透明，內裏却映射出一寸許方圓一團光華，也是六角形狀，但有一角，暗而無光，似在輪流閃變，明暗相繼，單看外面，已覺彩霞輝映，耀眼生輝，因聽陶元曜說過，奇珍外有寶匣，試將蚌壳撥大約數寸，蚌壳太小，裏面好似一粒六角形的大蚌珠，未必便是无江金盆中的媧皇至寶，心中生疑，便用手指

一撥，因見外殼嚴絲合縫，封閉甚緊，恐難打開，用力稍猛，不料蚌壳竟似活的，居然隨手而起，祇見一片金霞，射目難睜，還未看清何物，樓前大片地面，連四外的山石林木溪流飛泉，全部映照成了金色，正自驚奇，在場衆人，也忙搶過去觀看，忽聽有人大喝，強敵已尋到門上，諸位如何這等冒失，聲到人到，由林外飛也似縱進一個白衣老人，才到便將蚌壳，連寶搶去，合攏一起，黑摩勒那麼眼尖手快，長於應變的人，吃對方劈手把蚌壳奪起，竟如無覺，心中一驚，來人已從容立向面前，將蚌壳合攏，請衆入樓再談，定睛一看，見那老人，生得身材高大，聲如洪鐘，白髮紅顏，銀髯飄胸，手白如玉，便少年人也無此細潤，又穿着一身白衣紅鞋，通體如雪，淨無纖塵，來勢那等神速，却和沒事人一般，神態安祥，氣度高雅，又帶着一臉和善之容，令人對他，自然生出可親可敬之意，暗忖此老，與黃山茅蓬，所見高僧，眉目好些相似，祇是高矮胖瘦不同，這裏并無外人許是司空叔所說，雲巒和尚的兄弟，怎武功如此好法，查忙已指老人笑道，這位便是隱居本山多年，唐家母子，全仗他獨力保全的今之異人，太白先生阮成象，在場老少諸俠，除查狄二人，與老人舊交外，連查洪葛鷹，也是初見，黑江童三人，早聽師長說過此老一生奇蹟，和那一身驚人本領，萬想不到兵書峽保了唐氏母子隱居的，便是此老，全都驚喜交集，隨同上前禮見，到了樓內，各自落坐，阮成象閉好門

窗，才將蚌壳取出，微開一縫，用手遮住，令衆同觀，衆人見那壳中蚌珠，大約徑寸，作六角形，金霞燦爛，精芒射目，不可逼視，細一觀查，才知六個星角，祇有五角發光，一角獨暗，寶光強烈映照之下，暗的一角，直似一個虛影，互相徐徐轉變，由明而暗，相繼發光，隱現不停，江明知那寶珠，關係親仇甚大，關心最切，笑問，這不過一粒徑寸六角寶珠，看去奇怪，有何實用，怎的誰都看重，爲他傷了多少人命，聽家師說，此寶外面，還有一個玉匣，禿賊已全劫走，前古寶匣，決不捨得毀棄，如何不曾搜到（七指凶僧殺人劫寶事詳雲海爭奇第二集）狄遁笑答，起初我也不知細底，自被凶僧，用摘葉傷人手法，暗放冷箭，遭了暗算，覓地調養，無意中遇見天門三老大弟子仇旋，才知此寶名爲神龜寶，又名洛珠，乃萬年神龜內丹，與河圖洛書，同時出世，被媧皇收去，專禦烈火洪水，更具起死回生靈效，任是多麼重傷奇毒，祇將此珠那根暗角，趁其快要放光以前，對準傷口，便覺遍體清涼，轉眼將毒吸淨，合口復原，別的妙用尙多，也說不完，外壳形似一蚌，實則神龜精氣所結，此寶非他保養不可，並非真蚌，不過此寶最忌血污，祇沾上一點，光華立暗，須經二十四晝夜，才能復原，治傷毒時，必須留意，不可挨近，沾染血污而已，藏寶玉匣，乃後人所添，以防寶器精光外露，生出事來，雖也可貴，不是常物，但是有無均可，無關宏旨，禿賊許是樹下強敵，事後心寒，

仗着練有極好氣功，想出腹內藏珠之法，珠雖藏好，仍恐仇敵和被害人追尋，不是弄上一粒假珠，放入原有匣內，引人往盜，將其失去，便是假藏隱祕之處，故意現些形跡，引人竊取，再鬧一點花巧，作爲此寶得而復失，不在他的手內，否則，芙蓉坪老賊，比他更要貪私殘酷，如知此寶，在他手內，便與一黨，也不放過，可惜葛兄，仍是心急手快了些，稍緩下手，必能問出玉匣所在，以我猜想，就許藏寶玉匣，現落老賊之手，也未可知呢，葛鷹笑說，我雖疾惡手快，決不冒失，如非斷定禿賊，腹內藏珍，可以手到取來，爲了尾隨數日，見他凶狂殘忍，勝於人言，實在氣他不過，才拿話把他繞住，好使自作自受，我才第一次對人下那毒手，祇沒想到還有一個玉匣罷了，這個容易，包你還問得出，否則，也在我的身上，祇要世上有這東西，早晚必使珠還璧合如何，說完轉身就走，黑摩勒連忙跟去，查牝笑說，這兩人真個難師難弟，最奇是還有鐵牛這個徒孫，這三代師徒，那裏尋第二份去，鐵牛本來貪看奇珍，在旁等候，聞言忽想起師祖還未理我，又有好些話，沒和師父說，不願再看寶物，轉身就走，江明方喊，鐵牛慢走，你也開一開眼，忽聽童興驚呼明哥手臂，怎會這樣紅法，衆人一看，原來江明看寶時，也學諸長的樣，用一手遮住，朝內注視，不料無意之中開大了一些，袖子又短，寶光強烈，正照其上，竟連內裏骨頭，和精氣流動，全都照出，看去成了一條血紅色的手臂，中間



裏的一條白骨，和五根瘦小指頭，看去十分怕人，寶光一撤，又復原狀，衆小弟兄，驚奇問故，阮成象笑道，這也是此寶靈效之一，無論人體，和山石金鐵，各種物事，均可透視，有何疾病，內藏何物，一望而知，爲有救人濟世之功，妙用甚多，故此誰都看重，否則，我們世外之人，不比盜賊惡人，見財起意，怎會放在心上，祇是此寶，光華強烈，便不打開外殼，內行眼裏，老遠也能望見寶器，再不小心，隨意取看，精光上騰，滿天都是金光霞彩，最易招災惹事，非有極大福德本領的人，得到手內，必取殺身之禍，我們用作將來釣大魚的香餌，固是極妙，事完之後，能否長期保有，尙不可知，禿賊乃狄三弟生擒，按說，此寶應歸三弟保存，不過三弟雲遊在外歸期尙遙，這類曠世奇珍，帶在身旁，終非好事，如交葛兄師徒，代爲保管，以他二人性情，連黑賢姪這口靈辰劍，我尙代他耽心疑是婁公明兄，別有用心，此寶如何可以隨身攜帶，先聽狄三弟說來時曾受陶道兄密囑，說芙蓉坪老賊，陰險凶毒，機智絕倫，昔年幾家，未被殺害完的寡母孤兒，已漸顯露形跡，此後雙方不免接觸，老賊什麼壞事都做得出，性又多疑善忌，一步接一步，步步派得有人，一經發現敵踪，務要逐處留心，才免暗算，尤其是在我們這面時機未至，人未聚齊，勢尙孤弱之時，我雖久聞老賊，善用權術，心深機巧，能得鸞羽信仰，受其利用，死而無悔，爲了昔年，祇是一時激憤，與朱白兩公，無什深

交，和叛賊僅見一面，未與交往，又知陶道兄老成持重，一生謹慎，還當所說各節，稍爲過慮，未甚深信，後在峯頂眺望，才知老賊真個凶險，對於凶僧祇管重託，又知凶僧本領必能勝任，依舊派了心腹，尾隨下來，暗中監防，萬一有什變故，不問兩小兄妹，是否朱白兩家遺孤，先行殺死，打了寧枉勿縱主意，這還不說自從去年閒說有人在兵書峽，發現兩個，有本領的男女幼童，便派了幾個爪牙，假作入山樵採，分成兩起，隱伏離此七八里的土人家中，專一窺探兩小兄妹，蹤跡住處，老賊手下人多，因材取用，並不一定要好武功，派來奸細，雖極刁狡，因其無什本領，外表老實，裝得極像，決看不出是奸細，兩小兄妹，已與遇見過好幾次，如非兵書峽，地勢僻險，奸細武功有限，祇會打些尋常野獸，不善攀援絕壁，兩小兄妹又奉乃母和我嚴命，往來形迹，十分隱秘，決不吐口，早連住處，也被探悉，內中一個姓鄧的最壞，我曾見過，並由虎狼口中，將他救下，祇當是近山獵戶，並未看破他的形迹，尾隨凶僧的，共是兩人，武功均有根底，想是知道凶僧和樊秋，還有多半日耽延，意欲抽空尋兩奸細，探詢遺孤近况，剛走不久，雙方便交了手，回時凶僧已被擒來峽中，我望見這四名賊黨，藏在林中密計，行動詭祟，又認出那兩樵夫獵人，生了疑心，暗往窺聽，才知那是老賊派出的奸細賊黨，又聽出後面，還有三個利害人物，乃老賊近年結納的黨羽，一半爲了凶僧，和老賊分手

時，話太狂傲，心中嫉忿，又恐走口，表面奉承，贈以重金，暗中專人與這三個凶人送信，引使火併，就便劫殺兩小兄妹，以防所料如真，凶僧視爲奇貨可居，向其要挾，這三個凶人，隱居九華山鐵花塢，本領甚高，我今年春天，無意中聽人說起，他與老賊，成了一黨，恐留後患，久欲往探，未得其便，如被尋來，本山難免多事，我將四賊擒住，問明罪狀，分別處制之後，忙即趕回商計，黑賢姪已將寶珠取出，幸我歸來尙早，否則，寶光上騰，驚動仇敵，豈不又生枝節，江明忙問阮老世伯所說，可是鐵塢三凶麼，小姪三年前，曾聽家師說過，三凶姓邱，兩男一女，他與芙蓉坪老賊，曾有仇怨，如何結成一黨，想是近年的事了，阮成象答道，邱氏兄妹，前和老賊，昔年果有仇怨，後因邱妹墨蘭，湘江訪友，與仇人狹路相逢，寡不敵衆，眼看受辱，巧遇老賊愛妾冉金玉，往朝衡山，經過當地，賊婦人甚機智，聽同行爪牙，說那被困的女子，乃是邱氏三凶中的雌虎，想起老賊，爲護手下徒黨，無意中，傷了邱大的心愛女子，結下仇怨，常想託人化解，未得其便，難得有此良機，立率同黨，上前相助，賊婦原有一身好武功，同行朝山的，男女七人，都是能手，又有兩個會打獨門暗器的，滿擬出手必勝，無如對方也是江湖上的有名武師，爲了三凶，心狠手黑，不講情面，一味凶橫，傷人太多，女賊邱墨蘭性更殘忍，遇敵從不留人活路，於是動了公憤，所約的人，無一庸流，爲首一

人，名叫黑溫侯申天爵，所用一雙六陽戟，乃崆峒派失傳多年的獨門兵刃，武功更高，鬥了半日，邱墨蘭僅得轉危爲安，雙方祇打了一個平手，賊黨方面，還有一人受傷，總算賊婆機警，一聽申天爵，自道姓名，和與三凶結仇經過，便知事非易了，祇管心中拿穩，仍恐難獲全勝，暗命隨行同黨，拿了老賊信符，附近尋人相助，打到黃昏月上，所約援兵，相繼趕到，互相拚鬥，殺了一個難解難分，比時申天爵等，也添了兩個好手，正自加威，不料賊婆的情人，江湘四大飛賊之一的，偷天燕王雲虎，得信趕來，王賊與賊婦冉全玉，雖是老相好，因恐老賊難惹，祇在賊婦朝山時，私會了一面，因見隨行人衆，恐被看破，連行都未敢送，分手之後，心正戀戀，忽聽前途遇敵，立即飛馳來援，祇顧討好，也沒細問敵人是誰，到後一看，對方無一弱者，並且申天爵，也在其內，料定生死存亡之局，行藏已露，休說被人打敗，爲首諸敵，如不當場除去，也必從此多事，永無寧日，當着心上人，和諸賊黨，其勢不能打一招呼，臨場却步，心中一橫，立生惡念，把那輕易不用的迷香暗器，子母連環梭，準備停當，方始上前叫陣，申天爵，天性疾惡，見是昔年在好友鮑飛鴻手下漏網的，黑道上有名淫賊，偷天燕王雲虎，先自忿怒，忙即上前迎敵，申天爵原知王賊來歷，和所用迷香毒藥利害，也是死星照命，自恃武功精純，一面先搶上風，暗運氣功，打算迷香一現，立把七竅閉住，不令侵入口鼻，

一面就勢詐敗，施展殺手，先將眼前大害除去，再打主意，誰知王賊刁狡異常，深知對方武功驚人，看出用意，先不發難，仗着身法輕靈，一味閃避，不與硬鬥，冷不防，飛身一縱老遠，先取三粒迷香彈，朝別的敵人，分頭打去，申天爵祇當王賊，知他深悉細底，所用迷香，難於奏功，不敢妄用，乘着縱避之勢，暗算別人，敵我雙方，打得正急，惟恐同伴受傷，忙喝衆人留意，一面縱身向前急追，正往下落，每枝六陽戟上的，六枝月牙鋼環，已各化作一蓬銀花，帶了細練，離戟飛出，眼看敵人，全身已在籠罩之下，萬無生理，不料他這裏忿怒情急，把師門祕傳，曾奉嚴命，不是遇見生死關頭，對方又是十惡不赦的，強仇大敵，輕易不許妄用的六月飛花，施展出來，王賊也是深知敵人利害，鬥久必難活命，特意使出死中求活的險招，一聽腦後風生，忙施輕功絕技，魚躍龍門，身子往側一偏，就着貼地一翻一滾之勢，反手一連環梭，朝上打去，申天爵不料迷香藏在梭內，又當快要得手之際，驟不及防，一見敵人，就地翻滾，長梭上面，九環齊開，立有九股彩烟，激射而出，自知上當，忙即屏氣，已自無及，當時覺着頭昏目眩，急怒交加，昏迷百忙中，連人帶雙戟，齊朝王賊，橫掃過去，身才到地，神智已昏，申天爵武功極高，來勢萬分緊急，按說王賊本難幸免，事有湊巧，和女賊對敵的，本是能手，先被迷香彈，打中昏倒，女賊剛把人殺死，瞥見王賊危急，飛縱過來，用劍

搗了一下，申天爵手中戟一歪，就此打空，人也倒地，祇地面上，劃碎了幾條大小裂痕，王賊雖得逃生，仍被戟上月牙，掃中右膀，幾乎殘廢。男女二賊，立將申天爵殺死，爲首兩名武師一死，賊勢大盛，王賊迷香，中人必倒，成了一面倒之局，如何能夠再打，未及逃竄，被衆賊黨，追上前去，能逃活命的，祇得兩人，一個還受了傷，女賊由此感激，歸告兩兄，才與老賊，釋嫌修好，此事令師定必知道，也許尙未對你說起，三凶原在鄱陽湖邊居住，不知何故，近年移居九華後山鐵花塢，這兄妹三人，都生得短小精悍，脚底尤爲輕快，眼珠金黃，男的鼻小耳大，極易辨認，此後難免與之相遇，不可輕敵呢，二人正談說間，黑摩勒忽然走進，笑問唐樞道，原來金華江船上，呂不棄師姊說司空叔，引來江家世弟，索取呂師伯昔年代人借去的，一件前古異獸玄牝皮，所製皮衣，因問出自身來歷姓名，哭求呂師伯，引往拜見說那皮衣下落的竟是你麼，（事詳雲海爭奇第八集）此時我正忙於北山之事，明弟又正回家奉母兩日未見，以後同去黃山，因知事須慎祕，明弟和我情如手足，無話不談，既未開口，也許奉有師長嚴命，不許洩露，後遇小獺尼，聽明弟口氣，又似未知前事，又防他向我反問，追根究底，一直未提，方才聽葛師說，才知呂師姊所說明弟，便是祝三叔洞中，臥床養傷的少年，你二人原是自家弟兄，我已知道，你化名唐樞，爲何又與明弟同名呢，唐樞答道，我聞家伯

母，隱居永康，司空叔也在那裏，奉了母命，前往訪看，不料路遇賊黨多人，不知何故生了疑心，我寡不敵衆，爲其所傷，幸遇祝三叔打敗羣賊，本要帶往永康虞家，中途忽然想起一事，改往金華北山，在後洞中靜養了半日，祝三叔隨說，司空叔和諸老前輩，均在江船之上，令我往見，到後呂世伯談起皮衣之事，我知家伯母對家母，昔年有點誤會，求其引往相見，比時呂世姊也會在坐，呂世伯知其性剛疾惡，胆大任性，說時會令迴避，語聲頗低，我知三弟，改名江明，司空叔又曾提到明弟，爲想由那皮衣，探詢本身來歷，和仇人姓名，向其探詢之事，我又哭求呂世伯相助，和呂世姊匆匆一面，呂世伯祇說我是他常提的故人之子，你的世弟，行時對呂世姊，答語含混，並還不令多事，最好隨往北山等語，照此說來不是呂世姊聽錯，把我和明弟混爲一人，便是呂世伯恐其生事，別有用心，我去虞家拜見家伯母時明弟和家姊，均剛走出，呂世伯說了來意，家伯母一聽家母和愚兄妹，尙在人間，借衣人竟是家父昔年至友，阮二恩伯，驚喜交集，出於意外，家母前嫌，又早解消，本意還想留我多養兩日，再走，呂師伯說我傷已痊愈，尙有要事，不能久停，尤其仇人利害，黨羽衆多，防不勝防，不特我不宜再往虞家，便家伯母，不久也要遷居，免得連累好人，自身也多驚恐，連家姊也未容等候，便催起身，連夜送我回山，又誥誡了幾句，方始分手，二位老人昔年妯娌情分最厚，和柴

家大姨，尤爲莫逆，家母一聽伯母和大姨的下落，如非呂世伯，行時囑咐，說仇人近來發覺昔年孤兒寡母，並未殺完，已有好些可疑少年男女出現，偵騎四出，北山會上，便有不少，女賊丐花四姑，明日非死不可，經此一會，小弟兄們，多露頭角，柴家大姨母女，和金線阿泉先就犯忌，定必由此尋訪踪跡，如往永康，須在七日之後，此時萬去不得，家母知其斷事如神，不敢疏忽，勉強推到第七日，本就要走，忽聽人說，北山會後才三二日，永康金華一帶便有仇敵爪牙踪跡，小鐵猴侯四叔，幾受惡賊暗算，如非祝三叔，和醉鬼奚四叔，命都不保，賊黨得知四叔所護乃獨叟蘇半瓢之女，斷定我們兩家遺孤，不會嫁與富人爲妾，本來已可無事，家姊江小妹爲了拒婚，又與兩個賊婆結怨，終於洩露風聲，侯四叔受傷未愈，還不知道危機將臨，家姊雖然得信，因恐家伯母愁急，暫時又無投奔之處，而他結義姊妹蘭珍姊姊，懷有身孕，快要足月，侯四叔受傷，恐有蘇家仇敵，尋來暗算，其勢不能棄之而去，本是愁急萬分，幸而大姊湘江女俠柴素秋，帶了阿婷姊姊，還有一位世兄，名叫陳業，一同尋來，跟着，陳世兄又引來兩人，一名蒲紅，一名莫準，都是名家子弟，武功既好，又有祖父威名蔽蔭，聽說還是奉命而來，以防萬一，來時形迹，自極隱秘，一旦有事，便各挺身上前，憑這老少諸位，除非老賊，自率徒黨，大舉來犯，足可應付，主人夫婦，又極義俠，聽家姊明言，處境艱危，



恐有連累，絲毫不以爲意，後經勸說，才照家姊意思，將所居後園隔斷，分爲兩家，家母越想越覺可慮，不等天黑，便即趕去，想將家伯母他們，迎來兵書峽同居，一則這裏地勢隱僻，外人決難深入，而隱居峽中的，十多位長老，均是世外高人，峽中百十家老少男女，也都從小得有真傳，家學淵源，無一庸手，即便賊黨尋來，不過時機未至，把事鬧明，使仇敵多上一層戒心，別無他慮，何況事前，又得諸長老允許，破例容留外客入居，並令全峽中人，隨時相助，祇要把人接來，就可無事，愚兄妹本想跟去，因阮恩伯力阻，說我功力不夠，舍妹更是年幼，走在一起，易啓賊黨疑心，反多累贅，家母自遭家難以來，用功越勤，多少年來，不論寒暑，從無一日間斷，人又機警，孤身行路，往來迅速，祇一趕到永康，見人之後，起身同回，便遇幾個利害賊黨，也能應付，愚兄妹也知道這幾位老人，武功高強，便幾位姊妹兄弟，也非好欺的人，家姊新近，又蒙一位異人，送他一口好劍，此行決可無事，不知怎的，家母走後，心神常是不安，舍妹昨夜又做了一個怕人的夢，夢見家母，被一黑蟒纏住，今早正向莊世伯請教，心中愁急，一同去往洞外，登高眺望，正遇鐵扇子樊秋，要將我們擒去，勉強支持，打個平手，有心逃回求救，又恐分開力弱，正無奈何，幸遇明弟尋來，我剛逃回，黑童二兄，和諸位伯叔，也相繼趕到，激走樊秋，除却一個大害，還把媧皇至寶洛靈珠，得到手內，真乃萬

幸，先因玄牝皮衣之事，家母不許向人洩露，明知明弟是一家弟兄，家母還想接他來此，斷無不許登門之理，無如山規太嚴，不容擅引生人入內，自家身世隱情，更是迭奉母親師長嚴命，未經允准，任對何人，不許吐口，再者所知也不詳盡，明弟情切父仇，再四向我探詢聲淚俱下，實在可憐，好在狄查二位伯叔，已允作主，於是同了明弟，先趕回來，本意引見阮老恩伯，向其請示，不料今日之事，老恩伯已早探明，有了成算，斷定來賊，想擒活的，又由高處眺望，看見黑兄明弟尋來，自和狄查二位伯叔，商計下手除害之法，自在山頂查看有無別的餘黨，主持全局，不會在家，我三人撲了個空，方覺失望，待往回找，誰知明弟，福緣真厚，我從小在此，共才見過兩次的峽中第一位長老太夷先生，忽然走來，對於明弟，大為誇獎，代我說出真情，並加指點，還賜了一件極有用的東西，不過，以前的事，不令對外人說，否則無益有害，甚或誤人誤己，黑童二兄，雖非外人，一則話說太長，二則太夷先生料事如神，不在呂世伯之下，他隱居後峽危岸高樹之上，非有極重要事，輕易不見一人，今日忽然親來前峽，指示機宜，內中必有深意，黑兄不要介意，此時回憶方才所說的話，好似專為黑兄而發，黑兄如隨葛老前輩一路，遇事還望小心才好，黑摩勒見狄遁，正與莊阮二老查氏弟兄等密議，笑容，你和明弟的事，雖不盡知，也聽司空叔，露過一點口風，你那芙蓉坪仇人，我更早有耳

聞，你弟兄暫時本有難言之隱，我向不喜盤桓問底，不說也好，我受命自天，最喜扶弱鋤強，義之所在，不計安危，祇是窮凶極惡之徒，任多利害，決不放過，也不受人欺侮，如非葛師，命我往尋一人，必須尋到，方才我已跟了同行，不辭而別了，查牘偏頭問道，令師先走了麼，黑摩勒答道，葛師把禿賊提到外面，先把口禁解去，問他藏寶玉匣何在，禿賊受苦不過，心胆已寒，祇求速死，平日凶橫之氣，全都去淨，有問必答，毫不倔強，果不出葛師所料，他知媧皇至寶，垂涎人多，因其素性狂傲，而又忌刻，雖受老賊利用，心却不忿，又恐風聲傳出，早晚於他不利，意欲嫁禍於人，事有湊巧，他在三年前，得到一面小青銅鏡，看出不是尋常，可惜不知用法，裝入玉匣，大小正好合式，便將寶珠取出，吸藏肚臍之內，把銅鏡放在匣內，還向老賊，換了好些珍寶，一面向外宣揚，說媧皇至寶，雖然可貴，自家孤身一人，仇敵又多，惟恐因此惹禍，已用重價，售與老賊等語，葛師雖料禿賊嫁禍東吳之計，未必如此簡單，無如禿賊，受傷太重，人已不支，我雖痛恨惡賊，似此慘狀，却真看不下去，便給了他一個痛快，把尸首扔在山澗裏面，葛師說，他要和老賊見面，相機行事，途中還有一個約會，必須先行，無暇回來，令我轉告諸老前輩，峽中地勢，雖極隱祕，祇把地道入口一封，外人便難飛渡，莊老前輩，爲唐家新開這條出口，却不大好，看是深藏夾壁崖縫之中，外面並有草樹遮

掩，實則並無用處，稍爲心細眼亮的人，一望而知，老賊手下，人才甚多，以後務要格外留意，才好，莊恆笑道，令師此言不差，我原爲孤兒復仇，時機將至，峽中間樂土，多少年來，向無凶殺之事，不願使受血污，又想事既鬧明，唐家母子，必要遷去，不會久留，特地開此一洞，專備擒到外賊，刑殺之用，方才我追令師時，忽被太夷先生喚住，談了幾句，才知將來朱家復仇，全仗兵書峽作大本營，不特遺孤，會遷走，並有多人陸續到來，到時連那多年靜修的諸位長老，也要出手，自來因果相循，物極必反，苦痛悲愁之中，往往含有許多生機，難關一過，安然坐享，安樂舒適之中，反到隱伏着未來隱患，禍變突生，立即不可收拾，大難之來，任你智力多高，防禦多密，全無用處，盛極則衰，勢所必至，故惟助人者，始能自助，此間自從先輩避難移居以來，近二百年，以前入山開闢草創，均是前人心力所萃，後人坐享其成，仗着天時地利，法良意美，終歲安樂，歷時已久，我們居安思危，早具戒心，何況峽中，共祇有限盆地，平日不納外人，並非全是自私，一半也是情勢所迫，出於不得已，近年經我和各位老弟兄，常時商計，外人雖進不來，自己人丁，却年有增加，照此下去，峽中生產，決不夠用，如不早爲之計，不有外患，也有內憂，想起昔年先人，原是避亂來此，發現此間，崇山四圍，沃土中藏，初來人又不多，足可自給，由此安居下來，與世隔絕，那年開讀先人

遺訓，已曾料到未來之事，說後世子孫，雖照山規，無論何人，均須自耕自食，計口授田，一切物產，均歸公有，依時分配，給用爲止，便有奇材異能之士，以其智力所得，取之於外，不是侵及公產，超越衆人，或是素性勤儉，節衣縮食，積蓄下來，也祇及身而止，不得妄遺子孫，養成依賴懶惰，以及自私豪侈風氣，從無不勞而獲之事，畢竟先人締造艱辛，得天獨厚，又爲地勢所限，一旦人丁增多，峽中地利，已全開發，生之者寡，食之者衆，一任設想多麼周密，巧婦難爲無米之炊，除却峽中，這片盆地，又無可墾之士，不在危機未臨以前，卽早設法按照先人遺訓，仍用人棄我取，人不往我往之法，分出一半人來，另尋肥沃荒土，斬草誅茅，分耕合作，空身立業，好才峽中，耕獵之具，新陳代謝，年有存餘，到時，祇消去往遠近山野之間，覓那可供開闢之地，去時並還帶足衣糧，不消一年，便有成效，由此推衍下去，不特土廣人多，永無盡時，更可使一般無業窮苦之民，聞風而起，專尋無人耕種的荒山野地，集衆開墾，年時一久，不特增加國家人民財富，使千萬飢寒，足食豐衣，單那各地名山風景之區，也必增加好些美觀，添上許多遊履，否則，祇顧自家安樂享受，由少壯至於老死，除以智力自給外，庸庸一生，毫無作爲，人生數十年光陰，一混卽去，與草木虫豸同腐，有什意思，先人原有康濟時艱之至，祇爲遭時不偶，連經喪亂，年已遲暮，志事不應，爲環境所迫，才

率家人，暫時入山避亂，由此安居下來，獨善其身，並非本懷，務望後世子孫，仰體先人，推己及人的遺志，過了亂時，不等人丁衆多，先自分人開發，把富國裕民之計，寓於尋常耕作之中，先使自身有了立足安身之基，然後潛移默化，推己及人，世無餓夫，焉有亂民，祇管不會遭逢時會，身秉國鈞，爲民福利，到底也要救助不少窮苦人民，而這十幾家子孫，數百人丁，先就自給自足，沒有一個不勞而獲的，惰民匪徒，這等作法，看去甚緩，但是過上一年，有一年的成效，人生有盡，國運無終，祇要官家不來剝削作梗，風氣所開，互相效法，當政者再稍提倡獎勵，利之所在，宛如萬流歸海，人民潛力至大，切身利害，無須官家督促，自然奔赴，不出十年，必有大成，况我國家土廣民衆，地利無窮，可作爲的事正多，稍具毅力氣量的，有志之士，便不當政，照樣也能做出許多事業，爲了人情喜逸惡勞，安土不願重遷，本山可耕地少，勢須去往遠處開闢，雖然先人立有好些法規，耕讀並重，務使明理，一切重在身體力行，不尙多言，仍自因循下來，我們爲首十餘長老，每讀遺訓，必生慚恨，外人多當我們，是些與世無爭的自了漢，其實不然，前些年，早就暗中分人出山，查看準備，打算遵照先人遺訓，試辦一回，祇爲官貪吏污，到處土豪惡霸盤踞橫行，峽中居人，十九終身不曾出峽一步，這裏風景明麗，氣候溫和，四時如春，過冷過熱的邊荒之區，沃土雖多，恐非所宜，他

們第一次分人出山開墾，近城市的恐爲貪官惡人所欺，因而生事，如使置身蠻荒邪寒之區，多受瘴氣酷暑，狂風大雪，與毒蛇猛獸之險，就能忍苦奮鬥，也有傷亡，易使後去的人，畏難却步，故此第一次，定要尋一風物良美，和這裏差不多的好地方，一面自耕，一面招人同墾，循序漸進，隨時倡導，我們再同分頭主持照護，拚耗二十年心力，比先人所擬，加上一倍，必有成功之望，以我們近年查看所得，祇芙蓉坪，左近山中，到處都是沃土森林，更有不少藥材礦產，後谷一帶，經過朱氏弟兄多年經營開闢，更無庸說，可惜老賊，祇知奴役佃人，窮奢極欲，以爲前主人，準備光復故物的，多年厚藏，一百世也用不完，除却興建園林房舍外，連昔年寓兵於農的，大片肥田，均被填平了一小半，佃戶舊人，多是朱家子弟兵，除却屈於凶威假意降順的，還能在他的暴力監壓，嚴防之下，苟延殘喘，餘者不被慘殺，也必逃亡，當年準備起事作根基的三千子弟兵，至多剩下十之一二，又都老大，祇管懷念遺孤，人心未死，已不似昔年那麼英勇，懷有遠志了，老賊陰險忌刻，決不容人在他肘腋之間，居住耕種，本想等他惡滿自斃再去，恰巧遺孤母子來投，正好助人自助一舉兩便，我昨日已和諸長老公議，除不相干的外人，暫時仍禁入境外，祇與唐氏母子有關的人來此，任憑居住出入便了，我知此老，人中之龍，智計絕倫，輕易不出見人，今日竟爲此事，親身尋我，可知事關重大，必有

遠計，另外還有些話，不宜先說，祇知令葛師，此去芙蓉坪，未必盡如人意，你們今夜明早，均要起身，路上均要小心而已，狄遁接口笑道我和莊阮二兄，原是最至交，峽中十七位長老，也有四位相識，近日在此小住，便奉家叔梁公之命，爲護兩家遺孤，並代劃策而來，這些世外高人，尋常決難一遇，諸位賢姪，何妨多留兩日，由我與阮老兄先容，同往拜見如何，黑江二人，一個奉有師命，又惦記芙蓉坪之行，意欲隨後趕去，一個知道母親妹妹，踪跡已洩，仇敵正想暗算，叔母往接未歸，心中愁慮，恨不能當時迎去，聞言江明首答，家母尚在途中，小姪不大放心，少時便要迎上前去，好在三叔暫時不走，小姪又寄居在此，等家母家姊到後，一同拜見，也是一樣，狄遁還未開口，阮成象插口道，你去無妨，萬一途中有事，你來時太夷先生所賜銅符，不可忘却，黑賢姪過了明日，再走如何，黑摩勒已知峽中諸老，多是師門至交，莊恆也是一位前輩異人，連忙恭身答道，葛師行時，原防賊黨生事，令弟子暫留兩日，候到江伯母來再走，狄三叔既肯暫留，又有諸老前輩在此，多小姪一人，並無用處，葛師又令伯母到後，速往武夷，爲他代尋一人，事未明言，關係却大，行時還給了半個金錢，以作憑信，那人乃葛師好友，性情古怪，不見生人，最難尋到，走得越快越好，偏又要等江伯母來再去，難得狄三叔在此，弟子祇好先走一步，改日再專誠來此，拜見諸老前輩了，狄遁聞言，似想勸



阻，剛一開口，被阮莊二人止住，朝查牯看了一眼，同聲笑道，天下事勉強無用，令師之言，本有用意，既想先走，率性此時起身到好，黑摩勒隨口應了，因鐵牛武功尙差，欲令留下，事完再帶他，鐵牛不捨師父，苦求同行，查牯笑道，你帶這樣好徒弟，還怕遇敵累贅麼，黑摩勒一則好勝，又見鐵牛戀師意識，祇得答應，江明立起告辭，童興也要同去，查牯道，你兩人並不同路，童賢姪令師，日內要來，何必都走，童興因知唐氏兄妹，也要一同迎母，想和江唐三人，同去同回，諸老也未再勸，這幾位小俠，全都性急，酒飯先已吃過，見夕陽未落，天氣良好，又是中旬月光，正好趕路，便同告辭起身，黑摩勒行時，微聞諸老談話，彷彿前途有險，語聲甚低，也未聽真，因唐母歸途，另有捷徑途向不同，又急於把事辦完，去追師父，料知江氏母女許多能手同行，決可無事，用不着自己，才出洞口，便提議分路，江童二人，知他心意，各訂後會而別，黑摩勒途中考驗鐵牛，果是靈慧內秀，進境甚速，最難得是天生快腿，輕功雖未到家，如論脚程，竟是飛快，能夠追上自己，越發高興，憐愛異常，師徒二人，全都形貌醜怪，又都年青任性，童心未退，喜事好奇，常把面具，套向頭上，乍看直似鬼怪之類，不似生人，好在深山僻境，無人發現，一晃趕了二三十里，因抄近路，所行多是山徑，又當夕陽西下，將近黃昏之際，空山無人，到處水流花放，山鳥飛鳴，靜蕩蕩的，連個樵夫也

未遇上，鐵牛見師父，走了一段，忽然住口，不再說笑，一味加急飛馳，好似有什麼事，心神不寧情景，忍不住問道，這條路和我來時所走不同，師父以前常走麼，今天太暖，何不把皮面具取下，歇上一會再走，黑摩勒不知鐵牛，對師忠義，知道乃師，胆大氣豪，向不畏難，多利害的強敵，從未放在心上，當日不知何故，神態失常，心疑所辦的事，不是尋常，意欲乘機探詢，祇當鐵牛，初次走這急路，有些力乏，想要歇息，心疼愛徒，暗忖他年紀太小，學武日期不多，今日一口氣，隨我急馳了三十來里，全未歇脚，也未落後，卽此已是難得，如何能與我比，便把脚步收住，笑問道，這條道還是前隨你司空師祖走過一次，雖非熟路，但我久慣山行，善查途向，記性又好，照此走法，決無差錯，先前原想試你脚程，和輕功進境，正走之間，忽然想起，師祖行時命我武夷之行，也許別有用意，我自來言出必踐，既已奉命於先，又向師祖，一口承當，自無不去之理，但是芙蓉坪老賊，本身就有驚人武功，加上千百成羣的利害徒黨，當朱家小主，和那幾家義士，遇害之時，各位師長前輩，雖覺小主晚年遠忠拒諫，受人蠱惑，好些咎由自取，仍都激於義憤，祇爲老賊，多少年處心積慮，佈署周詳，根深蒂固，發難共祇一日之間便將小主苦心經營的，三處根本重地，全數篡奪了去，並還同時殺害好幾家親丁戚友，二百多口，被害人無論男女，十九都是一身極好武功，朱白兩姓，更多能

者，這類叛主逆謀，以小主那麼智計多疑的人，老賊隨在一起，朝夕相處，事前不現一點反跡，三處大寨田莊，相隔最近的，也有六七百里，同時發難，事情做得那麼乾淨，如非小主好客，禮賢下士，無意中結交了幾位高人，手下又有兩個忠勇之士，機緣好些湊巧，未被老賊一網打淨，休說那幾家寡母孤兒，無一能夠幸免，便是後因小主，惑於僉壬，倒行逆施，與他疎遠的，一般前輩高人，急切間：也必以爲當道約集能手，多年埋伏，突然發難，才致敗亡如此迅速，未必便知細底，老賊殺主背叛之後，本來還想將機就計，把事情推在當朝敵人身上，自己暫時隱避，作爲臨難脫逃，假裝好人，後因周折太多，一手不能遮掩世人耳目，性又忌刻多疑，不放心別人，代爲掌管，加以最關重要的，朱白二家遺族孤兒，是否斬淨殺絕，尙有疑點，小主晚年，受了所薦梵僧蠱惑，更多外寵，風聞已有兩子初生，這兩處側室，又均智勇雙全的女子，爲防嫡室得知，居處十分隱祕，幾次命人四出窮搜，祇搜得了兩個未生育過的女子，並且還是老賊特意奉獻的女奸細，另兩處感恩呈身的名家之女，一個也未尋到，情知勢成騎虎，率性明來，一面勾結當道，爲虎作倀，專與合謀，殘殺先朝遺民志士，以增他的威勢。一面把平日勾結的那些死黨爪牙，聚在一起，把小主三處大寨，祇留芙蓉坪一處，每日集衆教練，到處物色能手，仗着財產衆多，天時地利，把芙蓉坪老巢，佈置成了鐵桶金城，休說所

養死士，和各派的能手，便那由外而內的，許多層的埋伏，不是本領極高的人，便無敵人攔阻，插翅也難飛渡，諸老前輩，雖然痛恨老賊，動了公忿，爲了大亂之後，人民好容易才得休息，老賊逆謀已成，官私兩面，勢力甚厚，防備又極周密，行事稍爲疏忽，便要激成大變，貽累善良人民，再者遺孤也未成長，有的尙還不知下落，經陶師伯，在黃山始信峯頂，四處傳書，把小主昔年那些舊友，全數請去，互相商計，把內中幾位，和小主私交最厚，而又激烈，不是陶師伯往請，已快動手的，婉言勸止，最後議定，各盡各心，暫時表面隱忍，暗中佈置，分頭行事，首由陶太師伯把你江明師叔，救上山去教養，一面查訪王妃母女，和朱白兩家遺族下落，欲等孤兒成長，時機到來，助其報此血海深仇，並爲人民，除此大害，不料這兩家遺族遺孤，多有男女異人暗護，本身又極機智，行藏隱秘，除陶呂司空諸老外，餘者祇知尙在人間，不曾遇害，不知隱藏之處，老賊先頗害怕，也爲窮搜數年，毫無跡兆，諸老前輩，也無一人出頭作對，寡母孤兒，逃亡未死，本在疑信之間，以爲昔年反間計成，這般異人高士，已被小主自己得罪，認作邪惡一流，遇害由於自取，不再過問，祇管芙蓉坪老巢，戒備仍嚴，心已放了不少，本已鬆懈下來，近年老賊，忽然發現好些警兆，先是聽人傳說，江東出一俠丐，名叫金線阿泉，貌相神情，均與昔年情人死黨女鐵丐花四姑叛主手刃的，小主手下大將，白守

忠，一般無二，當時命人查訪，欲加暗算，後來去人歸報，說此人年紀雖輕，武功極好，尤其行踪飄忽，機警萬分，出沒無常，不可捉摸，再一打聽來歷出身，竟是前明三異丐中，王鹿子的得意徒孫，如何敢於冒失下手，老賊聞報，已是憂疑，不料疑心生暗鬼，又聽徒黨，相繼密報，說在湖北黃岡，大俠莫全，八十生日會上，以及武當山，黃山，四明山等地，發現幾個形跡可疑的，少年男女幼童，老賊知道這些遺孤，必被小主所交高人奇士救去，既敢出現，必非偶然，心更發慌，正忙着密令手下徒黨，到處搜擒殺害，忽又發生北山赴會之事，那麼凶橫利害，黨羽衆多的，老花婆花四姑，竟會一日之間，身敗名裂，遭了慘報，一般有名賊黨凶徒，也自傷亡殆盡，我料老賊得信，定必魂夢難安，戒備越嚴，師祖孤身一人，深入虎穴，以他性情爲人，此行實是凶險，我本打算跟去，他老人家許是知我對他忠心，未必聽勸，表面不加禁止，却令我爲他代約一人，此時想起，才有一點明白，但又不能違命不去，意欲趕往武夷，先照所說行事，看看有無此人，把話交代，立即起身追去，方才途中尋思，我素不怕事，不知這次，怎會神志不寧，彷彿有什預兆神氣，其實祇是耽心師祖，本身並無什事，你尙年幼，功力不深，隨我跋涉長路，恐難勝任，如往芙蓉坪，更是虎穴龍潭，危機密佈，連我和師祖，能否深入，尙無把握，你更萬去不得，最好仍回四明山中，練功等我，不可無故冒此奇

險，還要累我分心勞神，無力兼顧，自找苦吃何必呢，鐵牛戀師情切，胆子又大，始而再四哀求，堅請同行，到時聽命行事，那怕不能同進，守在外面，決不冒失行動，說什麼也要一路，不肯離開，後見黑摩勒力言利害，固執不允，已有怒意，不敢再強，暗忖，師祖也是不令師父同行，師父照樣偷偷追去，何不學樣，假意應諾，暗中跟去，祇是師父人太聰明，尾隨在後，難免覺查，跑得又快，未必能夠追上，芙蓉坪是在何方，相隔多遠，如何走法，全不知道，豈不是糟，知道當時一問，必露馬脚，便裝心煩，不再開口，行至途中，再打主意探詢，黑摩勒見他氣悶，知其依戀自己，不捨離開，心雖憐愛，無如事太凶險，不是兒戲，祇得安慰他道，你不要難過，你現在本領不濟，隨我犯此奇險，必致兩誤，這次如非老賊自來生事，雙方已將短兵相接，恰巧七指凶僧，和所派幾起爪牙，全數伏誅，無一漏網，師祖想在老賊未得確信以前，將機就計，往探虛實，就便把那盛寶珠的玉匣盜來，給老賊送上一個警號，如以前些日，便我不奉師長之命，也不敢如此冒失，乖乖回山，照我所傳用功，祇要稍有成就，定必把你帶在身旁壓練，不會離開了，與其行動牽累，見人就躲，吃虧受氣，還給我添麻煩，何如學成本領，從此遊行自在，無人敢欺，我還多個得力幫手呢，鐵牛也覺師言有理，心終不捨，方答，徒兒遵命，忽聽瑯的一聲，宛如龍吟，一道寒光起處，那口靈辰劍，忽然無故自

鳴，出匣數寸，黑摩勒近在黃山，得了劍訣真傳，雖是初學，尙難由心運用，但已深悉微妙，知道匣中神物，不會化去，照此情勢，前途必有警兆，忙將劍柄按還匣內，不令鐵牛取視，四顧暮靄蒼茫，雲霧滿山，並無人影，因知鐵牛年幼好奇，匆匆見面，便同起身，好些話沒顧得說，便把劍的來歷，和到手經過，（事詳雲海爭奇前集，）略爲告知，重又起身上路，雖有劍鳴出匣之警，藝高胆大，以爲應在芙蓉坪之行，並未十分在意，走出不遠，雲霧越濃，四山一片白茫茫，大半輪初升起的明月，浮沉雲海之中，時隱時現，宛如一個大白玉球，跳擲湧現於萬頃銀濤之上，光影變滅，明晦無定，映得那些蒸騰浮湧的白雲，齊幻霞輝雲海上平添了許多冰綃霧縠，光景却又不甚明亮，天風過處，雲濤齊飛，聚散起千重紈綺，更是奇絕，二人方自停步贊妙忽又一陣風過，波濤浩瀚，越發汹涌，就這轉盼凝望之間，白月浸波，銀蟾匿影，眼前條地一暗，全身已被雲濤包沒，祇覺光景迷茫，頭臉身上，全是濕陰陰的，什麼也看不見，黑摩勒忽然想起，雲未大起時，曾見當地乃是一條仄斜陡峭的嶺脊，兩邊均是絕壑，削壁千尋，下臨無地，形勢奇險，這大雲霧，如何走法，好在山風尙大，不久必要雲開月現，重見光明，忙令鐵牛小心，試尋山石，查探好了附近形勢，一同坐下，想等雲散再走，誰知那雲越來越濃，先還有風，雲層時被風吹散，剛把上半身露出，有了一點指望，後面的雲，又似

雪浪山崩，狂湧而來，全身重又沉埋雲濤之中，過了些時，風勢忽止，眼前暗影沈沈，伸手不能辨指，走是沒法再走，通身陰涼濕潤，冷還好受，那水濕之氣，却是難耐，遇到雲霧最濃之時，連氣都透不轉，實在悶人，鐵牛忍不住喊道，師父，我見雲和棉絮一樣，白得愛人，祇說是好東西，先前月亮浮在雲上，好似一口剛開鍋的大蒸籠，當中湧起一個銀球，又像好多層細紗，裹住一個玉盤，何等好看，想不到被他包住，這等潮濕氣悶，我身上衣服，全都濕了，坐在雲裏，真個難受，師父不說那口寶劍，還有尾巴，能夠照亮麼，何不取出試他一下，如能照路，尋一較高之處，坐上一會，豈不好些，黑摩勒一則心疼鐵牛，又想這裏荒山危崖，形勢險僻，決無人跡往來，況在夜間，這麼濃厚的雲霧，就將寶劍拔出，不會被人發現，再說此劍，已蒙婁師允許，長日佩用，不過劍術還未練成，命我小心，不許無故炫露而已，以後還要仗以禦敵，也怕不了許多，雲中枯坐，委實陰濕氣悶，不如取劍一試，真能照路，破雲前進，索性起身也好，心念才動，忽又想起，行時匆忙，又當剛吃完了酒飯之際，身邊忘帶乾糧食物，前途尚遠，所經多是深山僻境，難見人家，何處尋找食物，自己還好，鐵牛夜來非餓不可，這一發急，更想早點衝出雲層，到了無雲之處，好打主意，方喊徒兒莫心焦，等我拔劍試試，猛覺身上一冷，寒氣逼人，通體皆濕，好似整個身子，浸在水裏，五官七竅，幾被堵



住，耳聽鐵牛急喊師父，雲中有水，知道大量濕雲，已然化雨，再待下去，更難忍耐，忙伸左手拉住鐵牛，口呼徒兒留神腳底，隨我前行，試好實地再走，把氣提住，萬一失足不可心慌，有我拉住你，決無他慮，話未說完，右手劍已拔出，初意劍上芒尾，光華甚強，黑夜行走，雖能仗以辨路，雲中却未試過，嶺脊又仄，雲霧濃厚，必須試準實地，才能前進，左手還拉着鐵牛，一個累贅，事情定非容易，誰知手中劍，剛一揮動，寒光映照之處，不特環身丈許方圓，景物畢現，身外雲層，也被盪開，祇見烟紈片片，隨同寒光衝盪之間，四下紛飛，五光十色，幻爲麗彩，美觀已極，鐵牛想不到，師父寶劍，如此奇妙，不禁脫口歡呼，連聲贊好，黑摩勒借着劍光映照，瞥見鐵牛，周身水濕，好生憐惜，恐其受涼，一面拉手同行，口中埋怨道，叫你不來，你偏要來，此時周身濕透，你又沒帶什麼衣服，小小年紀，受凍生病怎好，鐵牛笑道，師父莫耽心，這算什麼，當我未遇師父時，父母雙亡，被惡人強迫爲奴，日受老少畜生，打罵凌辱，一年到頭，寒不得衣，飢不得食，大雪寒天，祇穿一件破夾衣，還要爲老賊，斫柴挑水，凍餓常事，不遭毒打，就是好的，那有這等自由自在，上月覺着，師父所傳武功，我已學會，因師父老不來，想起前仇，借了人一口刀，欲往惡霸家中，殺他報仇，剛一出門，忽想起我不是受他虐待，有吃有穿，不過和尋常人家小孩一樣，怎會得到師父恩憐，將

我帶走，幸而仗他成全，才有今日，惡人自有惡報，我已因禍得福，祇不再受他欺，理他作什，念頭一轉，正往回走，借我刀的人，是個瘦長窮漢，木不相識，聽我說起惡霸發恨，問我想報仇不，我說想報，約我次日松林相見，借了我一把刀，並還指點道路，問他姓名不說，我因當地的人，都和師父交好，提起就誇，那人雖未見過，祇當師父的朋友，因愛那刀又細又長，能硬能軟，可以連皮套，束在腰上當褲帶，用起來一抖就直，像個兩面開口，寸多寬的鋼條，照師父所傳猿公劍法演習，最是合手，又快得出奇，但不甚亮，先祇說借，必須還人，歸途心想師父給我的錢，多半送與山中苦人，那人也許肯買，偏巧師父不在，手中無錢，祇好還他，如肯賒我，有多好呢，正在自言自語，想尋他還刀，那人忽在身後出現，說我心性純厚，情願賣我，但要師父代還刀價，也不說是多少，我知師父大方，又是一口好刀，一說必允，好生歡喜，向他道謝，他說那不叫刀，乃百練柔鋼所製，你當刀用也好，隨又傳了二十七式刀法，問別的話，老是冷着一張臉，一言不發，等把刀法，兩天學會，才說師父知他姓名，但未見過，日後師徒見面，可說此刀乃塞山故物，本意想賣給你師父，因他已得了一口寶劍，比刀更好，爲此交與你用，但是刀價，不比尋常，務要你師父到時照還，不可忘却，那人由此一去不見，第三日，禿賊和鐵扇子，便將我制住，強迫同行，禿賊見刀，好似驚奇，曾問何

處得來，我一面探他口氣編了一些假話，說刀主人是師父好友，不知名姓，你如欺我，便要你們狗命，禿賊祇笑了笑，將刀還我，也未再問，爲了行時匆忙，料定師父本事大，不久必要尋來，並未回取衣服，沒想到會走這遠，多少天不曾遇上，又恨禿賊，老想收我，做他徒弟，還代買了兩身衣服，現在身後小包之內，雖也濕透，到了前面，升火一烤就乾，有什相干，先前祇顧聽師父說話，後又想事，未及請問，那瘦長子，武功甚好，傳刀法時，曾教我用眼用意之法，比師父以前所說更細，又教我守定中心，劍法與刀法並用，說是一靜可制百動。用力首重用意，以意使力，積久功深，意之所到無堅不摧，再進一步，便到摘葉飛花，可以傷敵之境等語，我看出他本事大，假裝不會，要他教我練氣用意，心眼手三選三到之法，又請他顯一點本領我看，他先說我渾厚聰明，必有大成，可惜有事他往，交刀之後，便須他往，他門中三送三到的口訣，不能盡傳，好在你師父，近拜婁公明爲師，殊途同歸，將來教你，也是一樣，自你以直報怨，中途折轉，想起以前門人，如似你這樣量大會想，何致受人暗害，早定傳你一點口訣，不必裝駭，我且略試內家罡氣你看，你祇到此境界，雖不一定獨步當時，如論內功，已少敵手了，說罷，張口一噴，合抱粗細一株槐樹，所有樹葉，全數飛落如雨，更無一片存留，聽他口氣，和師父雖未見過，但是十分看重關切，師父可知他是誰麼，黑摩勒邊走

邊聽，一聽刀乃寒山故物，猛想起以前恩師，臨化以前之言，聽完再一細問瘦長子的形貌，鐵牛說，那人面如鍋底，黑得出奇，右頰生一黑痣，稀落落生着一撮長毛，不禁驚喜道，徒兒福緣不小，此是你前師祖的老友，蘇州穹窿四怪俠中的第一位，真名久隱，人稱景一公，師祖坐化時，他遊海外未歸，爲應昔年之約而來，你得那刀，名爲如意烏金扎，脊背上暗藏機簧，乃北海寒鐵柔鋼，與精金合煉而成，製作靈巧，柔可繞指，而能斷金切玉，因其兩片開鋒，似劍非劍，也可當作刀劍之用，這位老前輩，想有件事，要我代辦，才有刀價要我照還之言，本是賜我，因聽得了這口靈辰劍，又試出你天性純厚，故將此扎，轉賜與你，雖然無暇爲你久留，祇傳了你二十七式屠龍刀法，卽此已是曠世良機，莫大福緣了，初見你時，雖覺輕功頗好，上次所傳，也都學會，終覺年輕日淺，這些事你不曾說，心有成見，認定還差得遠，照此說來，尋常敵人，你大約已能應付，否則這位老人家，至多賜你利器，不會老早傳你上乘口訣，到了前途，照他所傳演習我看，就知你行不行了，鐵牛聞言，重又勾動前念，大喜道，師父和鐵牛，見面不多時祇聽口說，不曾眼見，那位老前輩，行時又曾教我，對於外人，須要虛心受益，不可炫耀逞能，傳刀之事，更不可向人吐口，方才人多，不便明言，到了無雲之處，我演習出來，如能應敵，師父却要帶我同行呢，黑摩勒知他心切隨行，笑道，等我看完再說，

昔年我隨前恩師，三日之內學會兩套掌法，和收發暗器口訣，誰都認爲此是天授，不近情理，我不信收個徒弟，也能和我一樣，短短半年多光陰，會有這樣進境，我也是胆大機警，不畏艱危，常冒奇險歷練出來，果如所言，祇不使我多一累贅，尋常能夠應付，同去何妨，莫要說得嘴響，到了前面，練來我看，不過如此，却丟人哩，鐵牛祇是微笑，說鐵牛能有多大本領，祇捨不得離開師父，又肯用功，不怕盜賊惡人，尋常敵人，自信能敵，便打不過，也有法子應付罷了，黑摩勒笑罵道放屁，如打不過，就糟了，你拿什麼應付，你當個個都是賊禿驢，想收徒弟想瘋了心，被你拿話繞住，任你嘲罵，不肯傷害麼，鐵牛微笑不語，黑摩勒表面數說，心中高興已極，爲了愛徒，連誇劍好，一時興起，便將手中靈辰劍，不住舞動，劍上芒尾，立似靈蛇吐信，伸縮電掣，看去宛如一道寒虹，飛舞穿行於萬丈雲濤之中，身外雲層，被劍光衝散，化爲億萬銀絲玉絮，四下飛舞，微一閃變，又吃雲濤吞去，投入蒼茫暗影之中，舞到急時，環身兩三丈內，纖毫畢現，走起路來，一點也不費力，似這樣，在雲霧中，走了一陣，嶺脊已快走完，漸到高處，忽聽雷聲隆隆，起自身後，回頭一看，來路雲海暗影中，金蛇亂閃，雷電皆鳴，跟着，便聽下面雷雨之聲大作，震撼空山，回音晃漾，甚是洪烈，再看師徒二人的身上，早成了落湯鷄，由頭至足水流如注，才知雨淋已久，高興頭上，不會在意，往前

行不遠，上身透出，忽現光明，再見前面是一峯頂，因其地勢，高出雲上，未被雲濤吞沒，山月又已升高，剛剛離波而起，碧空澄鮮，明輝流射，照得上面景物，清澈如畫，這時下面雖是烈風雷雨，匯爲繁喧，上面却是光景空明，銀海碧霄，一目千里，月光照在雲上，成了一片銀色，遠近山巒巔岫，均被雲濤吞去，祇此孤峯，高出一點角尖，宛如無邊銀海中，浮湧着一座小島孤嶼，偶然天風吹動，絮湧雪飛，峯也隨同雲浪，起伏隱現，更顯得波瀾壯闊，勢欲乘流飛去，相去祇有里許之遙，沿途雲層，最低處祇齊足下，上半祇是一些淡烟薄霧，吃劍光一揮齊化輕紈，隨風颺去，師徒二人，見已走出雲陣，高陸在望，不禁精神一振，忙同加急趕去，晃眼到達峯頂，二人雖有一身武功，在雲霧中，困了好些時，始而悶熱非常，氣透不轉，後又陰冷潮濕，更是難當，忽然脫出雲網，祇管耳目清曠，心神爲之一爽，身上依舊水濕淋漓，人也不免有些疲倦，鐵牛首先問道，我身上水濕，綁緊難受，想把衣服脫下，吹一吹風可好，黑摩勒見那峯頂，孤立雲海之中，月明星稀，清風陣陣，又有好些奇松怪石，野草閒花，羅列左右，清影交加，碧雲滿地，景物清麗，難得遇到，心中一快，也未想到別的，本覺身上水濕難耐，聞言笑道，這裏山高風寒，留神遭涼，我隨身小包，乃油綢子所製，裏面還有兩身短衣，你取出來換上，下面正下大雨，就是雲開，低的地方也未必好走，率性就在此峯邊

夜，等衣服吹乾，再走也好，祇沒法子，去弄吃的，你能忍餓麼，鐵牛道我又不怕冷，又不怕餓，何況這等溫暖天氣，在兵書峽，起身以前，唐師叔兄妹，見我吃得香，再三相勸，我先又把禿賊留與鐵扇子的虎肉，切了一大塊，放在禿賊行囊之內帶去，被他尋出，用火烤熟，又強勸我吃了些，師父送走師祖回來，我們剛把虎肉吃完，我還給師父，留了一塊，因走太忙，忘了攜帶，便到明天這時，也不會餓，祇有一點口渴，好在下面大雨，等把衣服晾起，再想法子，尋不到水，也不相干，如說凍餓，怎麼也比以前數九寒天，終日水米不打牙，爲惡人掃雪斫柴，要強得多，鐵牛無妨，師父食量甚好，日裏忙着和人說話，吃得不多，此時想已飢渴了罷，黑摩勒笑道，祇你能忍就好辦，休看我吃得多，因得諸位師長，內家真傳，便三四日不進飲食，也不妨事，快把濕衣掛好，尋一避風所在，養一會神吧，說時，鐵牛早把兩個小衣包打開，濕衣掛向樹上去吹，黑摩勒最嫌累贅，又經熬煉，寒暑不侵，尋常出門，祇帶兩身短衣，以供換洗，二人恰好分用，換好之後，坐談了一會，明月已上中天，清光萬里，遼海雲鋪，腳底雷雨，依然未往，月光廣照雲海之上，汹涌澎湃，燦如銀雪，耳聽下面水聲轟轟，宛如奔雷怒喧，震得山鳴谷應，聒耳欲聾，真正雷聲，分爲所掩，上面偏是碧空湛湛，月朗星稀，花影娟娟，景物幽靜，同時同地，吃雲層隔斷，成了兩個世界，知道雨下太大，山洪必已引

發，仗着一身輕功，上下攀援，捷如猿鳥，多麼險峻的路，也難不到師徒二人，不特沒有放在心上，反想雨住以後，滿山積潦飛瀑，銀蛇亂竄，上下天光，虹飛電舞之勢，都巴不得早點雲開雨住，在明月未墮以前，見此雨後奇景，更爲壯快，二人幾次想要覓地小臥，均因峯後崖洞，背陰無月，貪看雲海奇景，不捨前往，黑摩勒先和鐵牛，互談別况，並把各人所得刀劍，取出觀看，指點鐵牛，刀脊上暗藏的彈簧，和製作之巧，鐵牛越看那劍越希奇，再一請求，黑摩勒一時興起，反正那峯高出雲海，即便山中住得有人，目光也被隔斷，况當雷雨深夜，決不會被人發現，便將長劍拔出，就在峯頭月光之下，按照黃山各位師長傳授，演習起來，本是行家，新近加得了高人傳授，劍更好得出奇，上來還是一道寒虹，隨同主人縱躍揮動之勢，上下飛舞，劍尖上的芒尾，也隨同緩急輕重之勢，頻頻閃爍，時長時短，伸縮不停，已是奇觀，後來越舞越急，爲想愛徒深造，再把輕功絕技，一同施展出來，祇見一團寒光，裹着一條時隱時現的人影，環繞峯頭，兔起鶻落，飛馳滾轉，除不時發出幾句指點鐵牛，告以手法解數，令其留意記下而外，祇有精芒眩目，冷氣逼人，更聽不到些微聲息，舞到最急之時，直似合爲一體，也分不出是人是劍，端的驚猿急鳥，無此輕快，星飛電掣，動作如神，喜得鐵牛目定口呆，不時拍手亂跳，黑摩勒見他高興緊張，全神貫注，十分用心，恐舞太急，雖經指點，仍難



記住，舞完又由快改慢，從頭教起，告以不必心急，由頭起，循序漸進，先把口訣記下，一招一解鍊去，一面加緊練那內家氣功，火候一到，自然得心應手，超妙入神，自己也祇初學，尚差得遠，不過天分聰明，武功又有根基，此次黃山之行，雖祇幾天，得益已是不少，休看我舞得又快又急，遍體寒光，彷彿點水都潑不進，多一半還是佔了寶劍的光，真遇個中能手，除非對方劍質太差，人不如我機警，勝敗尙自難料，二次演完，又令鐵牛，練刀來看，鐵牛雖愛極了那口劍，因聽師言，此劍外人不能妄用，尤其初學功夫太差，稍爲疎忽，吃劍芒掃中當時皮破血流，甚或筋斷骨折，成了殘廢不敢請試，異人所贈金扎，本可兼充刀劍之用，便照所傳刀法二十七解練完，又照師傳，寶劍演習，黑摩勒這一當面考驗，見他進境之速，迥出意料，不特異人所傳刀法全會，方才所傳劍術，原是一時乘興，教一點是一點，并不期其當時記下，不料共祇教了兩次，并還一快一慢，片刻之間，竟能依樣葫蘆，領會了好些，最可喜是大智如愚，外表憨厚，小小年紀，在短期中，學了一身本領，既想借刀報仇，當然有些自知，居然不矜不伐，師長問時，祇說每日照練，已有領會，并無全數精習之言，連異人贈刀，那麼得意之事，也是到了途中無人，才行對師稟告，雖然言動之間，一意摩仿自己，童心太盛，多半還是信仰師父太深之故，心正驚奇，暗中得意，鐵牛笑問，師父怎不開口，有好些解數，

還不會呢，黑摩勒因知自己平日，自恃心盛，便爲恩師憐愛，放縱之故，心雖喜極，却不願長他的智，故意罵道，駭東西，你那刀法，乃前輩高人傳授，短短日子，居然學會，總算虧你，但要加功勤習，方能出神入化，婁師祖本門劍訣，却非容易，第一，你根基還未紮好，就全學會，也無大用，還有一口好劍，先就可望而不可得，我不過借此，試試你的功夫，當是一學就會的麼，學不躡等，欲速不達，必須一步一步做去，仗着一點鬼聰明和記性，看事太易，反誤自己，你先把我所傳內功，多加勤習，到了時機，自然水到渠成，一點就透，我恐你爲鬼聰明所誤，正發愁呢，忙些什麼，鐵牛原把乃師奉若神明，自言好生惶恐，諾諾連聲，由此記在心裏，格外用功不提，黑摩勒見他，聞言祇是謹畏惶急，並不以此失望，詞色誠切，心更歡喜，撇開武功不談，又說了些閒話，語多獎勵，鐵牛見師父，誇他純厚勇毅，仍是看重憐愛，才放了心感奮非常，黑摩勒這些日來，不是忙於應敵，便是忙於用功請益，從未好睡，本有一點倦意，仰望月影偏西，下面雷雨漸小，知夜已深，明日還要趕行長路，自己無妨，愛徒却未習慣，便笑說道，我們還是睡一會吧，明日還趕路呢，祇一睡熟，也不知道飢渴了，黑摩勒原是安慰愛徒，無心之言，不料鐵牛，誤會師父腹飢，欲借睡眠混過，發起愁來，暗忖，師父對我何等恩厚，此時想必又渴又餓，我乾看着，不能弄點吃的，與他充飢，怎對得

起他，先前口渴，想摸到下面，弄點雨水，尙且不允，明言必被阻止，何不等他睡後再去，主意打定，表面應諾，到了峯後崖洞之中一看，洞口內橫着一塊大石，甚是平淨，黑摩勒心細，先將寶劍拔出滿洞照看，知非蛇獸窟穴，也無別的洞口，峯高雲密，決無人來，師徒二人，又易驚醒，便令鐵牛同臥，鐵牛推說洞中氣悶，欲睡洞外岩石之上，黑摩勒以爲那石不大，鐵牛想他睡舒服些，同時，又想起黃山起身時，各位師長，多有寶劍神物，敵人發現，必要生心劫奪，千萬隨時留意之言，雖說荒山深夜，密雲雷雨，不會有人來此，方才雨後舞劍，光太強烈，天下事到底難料，莫要被遠方的人看去，乘機掩來，暗中偷盜，就有雲雨阻隔，小心總好，鐵牛機警忠心，稍有動靜，立時驚醒，前已試過，睡在外面，可防萬一，便笑道，我才想起，此峯景物清奇，無論觀日看雲，都是極好所在，下面風景再好，必有異人隱居，來時疏忽，不會留意，又被雲層隔斷，無法下去，幸我師徒睡得驚醒，我更是人未近前，先自警覺，何況我祇閉目養神，不是真睡，外賊來犯，無異送死，到底小心些好，趁雲未開以前，你在外面，睡上些時，明早好走，萬一有什警兆，不可隨便動手，祇稍打一暗號，隨便把山石拍上一下，我便出去收拾他了，鐵牛早想由雲中摸黑下去，尋找食物。聞言細查當地情勢，又覺師父多慮，暗付這大雲海，雷雨深宵，怎有敵人尋來，師父也祇說是防備萬一，未必會有此事，心

念略動，也就放開，自往洞外石上，躺了一會，覺着渴得難受，探頭內望，師父睡得正香，忙把烏金扎刀拿上，輕悄悄走往峯前一看，就這先後不多一會的功夫，下面雷雨已住，眼前雲濤。正和奔馬一般，後浪催着前浪，隨風散去，先還波翻浪滾，一陣接一陣，朝前捲去，晃眼之間，雲層漸稀，現出大小空隙，那雲也成了團片，因風舒卷，載沈載浮，凌虛颺去，瞬息百變，形態奇詭，那大半輪西沉的明月，本已低及雲面，天風稍大雲濤往前一湧，便似霧裏明燈，好些冰紈輕綃，籠住一團白影，光景已跟着昏茫下來，及至雲散漸稀，清輝重現，光影明滅之間，由雲隙中，望將下去，發現腳底峯崖林木甚多，縱橫排列，棋布星羅，松杉更多，比來路所見，景更清麗，時見大小白影，高掛遠近峯壑之間，地面上也有無數白光閃動，耳聽泉聲發發，與萬壑松濤，匯爲洪籟，知是雨後所添泉瀑，難得雨住雲開，殘月未墮，可以隨意上下，解渴先就有望，再看左側不遠，恰有一條山徑，毫不難走，心中越喜，因記師父睡前，小心防敵之言，並未疏忽，邊走邊往四外查看，下未一半，看出下面山巒崖岫雖多，那峯却是拔地孤立，高出羣山之上，險峻奇秀，所行山徑，祇到半山爲止，下半離地，還有數十百丈，削立內凹，除非師父那好輕功，簡直無法上援，山徑盤旋，蜿蜒如帶，有好幾條岔道，繞往峯後查看，也是如此，雲已差不多散盡，祇左側山谷中，仍有大量停滯，好似被風吹墮，

聚集在彼，另外遠近峯崖上，附着大小十幾團雲絮，凌風欲起，又被吸住神情，月光普照，大地上好似蒙着一層輕霜，飛瀑流泉，到處都是，萬流歸壑，燦如銀電，四外靜蕩蕩的，休說是人，連個生物影子皆無，料定無事，越發放心，奇景當前，越看越愛，有心回到上面，喚醒師父，一同觀賞，就便上路，繼一想，衣服尙未乾透，師父腹中飢渴，睡得正香，等掘到山糧野果，再去喚醒，使他多睡一會，衣也快乾，豈不好些，因見峯後山形，更加陡峭，忙往峯前繞去，本意覓路下降，採掘山果黃精充飢，剛繞到前面，順山徑覓路欲下，忽然發現松林中，一片平崖，地面十分整潔，除大雨打落的，敗葉殘枝外，不似別處，草樹叢生，雜亂無章，崖前空地上，還有好些花草，生得也甚整齊，越看越像人力所爲，想起師言，心中一動，剛試探着想掩將過去，忽見崖前老松之上，有一物放光，定睛細看，乃是一把尖頭小刀，長約尺許，釘在樹上，樹下花叢中，也橫着一把，跟着便聞到一股焦香之味，知道亂山孤峯之上，既有人居，決非尋常，此時雲散雨收，師父現臥洞中，尙不知道，也不知對方，是何來歷，還是稟明師父，同來爲是，念頭一轉，方想回走，忽見老松後面，走出一個白衣少女，年約十四五歲，把兩口尖刀，拔至手內，自言自語道，大姊想是昨夜爲雨所阻，這時還不回來，任憑狗男女們氣人，飯也焦了，昨夜峯上，來的兩個客人，有一個是雲巒老禪師

的師姪，第一次上門，姊姊不在家，父親昨夜又回了兵書峽，這樣焦飯，怎好意思，拿與人家去吃呢，鐵牛已看出少女是由松後，崖洞之中走出，一聽這等口氣，料是自己人，心中一喜，想要走出，猛瞥見一條人影，由斜刺裏飛將進來，也是一個少女，與前女形貌身材，宛如一人，祇穿着一身黑衣，手中拿着那口靈辰劍，心疑師父遭人暗算，劍被奪去，當時急怒交加，不暇尋思，怒吼一聲，拔刀便往前縱，剛落到松樹下面，未容喝罵，二女似已知道鐵牛心意，身形微閃，便一邊一個，往旁縱開，鐵牛見二女身法輕快已極，知非易與，爲師情急，仍想拚命，口剛喝得一個你字，黑衣少女已先搖手喝道，且慢動手，我們是自家入，你師父遭了狗賊暗算，我如晚到一步，命都難保，我恐此劍萬一失落，拿在手上，特來尋你，如何當我歹人，你不放心，拿去便了，鐵牛聞言，大驚停手問道，我師父呢，黑衣少女答道，你師父被狗賊，用迷香迷倒，尙臥原處，我們知他有一徒弟，許往峯下取水，意欲尋回，將他搯來此地，再行解救，你見此劍，誤認歹人，也是難怪，話未說完，鐵牛想起前聞之言，知是誤會，慌不迭連道得罪，轉身就往上跑，行時白衣少女已進洞去，走出不遠，忽又想起劍未取回，回顧二女，相繼跟來，心中略放，覺着不應小氣，重又向前急馳，微聞身後笑道，這黑小孩，對師真個忠心，人也誠實，幸而天明前，聽他師徒說話，知道來歷，否則，照他上來那

樣冒失，在我姊妹手內，不討苦吃麼，另一個道，這事難怪人家發急，看他動手神情，頗有門道，小小年紀，也算難得的了，爲了此劍，不比尋常，方才狗賊，如非冒失拔看，爲劍所傷，黑世兄吉凶，尙自難料，恐他未必會用，受了誤傷，沒有先還，你看他人心小多途中回顧，我們如不跟來，還不放心呢，鐵牛聞言，好生慚愧，裝沒聽見，一路連縱帶跳，向上飛馳，離頂不遠，殘月餘光，斜射之中，峯後一帶，光景昏暗，靜悄悄的，身後也沒了聲息，回頭一看，二女已不知何往，心雖驚疑，急於想看師父安危，仍未停步，還未趕到洞前，先就急喊師父，接連兩聲，未聽答應，人也趕近，晨光稀微中，瞥見洞前地上，有好幾處血跡，心正亂迷急得要哭，目光到處，師父靜臥石上，眼已睜開，烏光閃閃，仍和往日一樣，暗影中看不出而上神色，也未起坐說話，面前立着前遇二女，一個正代繫那靈辰劍，口中笑道，黑世兄，令高足真忠心，差點沒有爲急死，這裏不是靜養之所，請到我家再談吧，鐵牛見師父，望着二女，一言不發，不知傷勢多重，以爲方才不往山下取水，或是發現雲開，回來喚醒，均不致惹這大禍，悔恨交集之下，哭喊得一聲師父，撲跪上前，抱住黑摩勒，哭問師父，受的什傷，怎不開口，鐵牛真個該死，二女見他悲憤情急，淚流滿面，知其憂急悔恨，到了極點，忙勸道，這不怪你，狗賊共是兩個，你如不往山下取水，早先遇害了，因你一走，狗賊惟恐驚動我

們，又不知家父已回兵書峽，作賊心虛，祇想盜劍逃走，不到真急，不敢傷人，否則你如睡熟，不過爲他迷倒，還不致於送命，如其驚醒，和他動手，就難說了，此事也怪我不好，自從昨夜發現雲上精虹飛舞，因那雷雨，是在半山之下，所居高近峯頂，祇是水烟氣重，雨點不大，仗着走熟的路，冒着雲霧，來此窺探，才知你們是自己人，昨日還聽家父說過，當時本想請下，因我姊妹孿生，另外還有一位姊姊，具有潔癖，聽出你們周身水泥，濕衣已然脫下，晾在樹上，我們爲嫌霧氣陰濕氣悶，藏在下面小洞之中，石洞有孔，可通峯頂，甚是傳音，聽得畢真，先前隔着雲層，祇見虹光舞動，不曾見人，以爲你們，未穿衣服，不知還有乾衣，恐姊姊回來不快，再說，你們途徑不熟，雲中行路，也不好走，山徑灣環上下，好些地方均是仄不滿尺，外人雖有武功，也難上下，稍一失足滑墜，萬無全理，待了一會，便自回轉，並未上來，隔夜做了一些吃的，想等天明雲開，再來奉請，剛一回洞，忽見二賊，前來投宿，一名武浩，一名陸彩鸞，乃近年移居九華山鐵花塢的邱氏三凶門下弟子，夫妻二人，雖然雙方道路不同，三凶師長，與家父以前相識，見面甚是恭謹，近年他們往來黃山九華兩處，每過必來拜望，二賊也同來過，山下道路甚是熟悉，家父屢次誥誡，不許我們與他師徒交往，也不可以結怨，他也祇知家父隱居在此，不知常住兵書峽，除却每月兩次，查看我姊妹功力，並不住在這



裏，新近家父探知三凶與芙蓉坪老賊勾結，欲對遺孤不利，越發痛恨，祇暫時不肯發作，常令我們，留心查探，今夜二賊冒雨投宿，自然厭惡，先還不知來意，爲了雙方不會破臉，不便堅拒，推說家父正在用功，洞中地仄，一向不留外人寄居，既然密雲大雨，無法上路，祇好請在前洞口內，委屈坐上一夜，雲開再走，我家有好幾處洞口出入，外人看不出來，隔了一會，三妹覺着二賊，形迹可疑，前往偷聽，才知二賊奉命往兵書峽窺探，中途遇見雲霧，發現黑兄劍光，仗着路熟，由雲層下面山腰上，冒雨尾隨來此，意欲暗算刼取，說完，男賊便要暗往峯上窺探，三妹匆匆和我說了，忙由別的洞口繞出，等他悄悄走出，也不傷他，由暗影中，連發兩柳葉刀，將他驚退回去，再由我在洞中，出面警告，說我這裏，向來不許人動，一草一木，容留你們，乃是天大情面，望各自重，行前不可隨意行動，以防誤傷，不好看相，他不知另有出口，三妹發完兩刀，又趕回來，由內洞繞出，狗男女原知家父利害，先因三妹答語塗糊，以爲人不在此，胆大好些，經此一來，才生戒心，同聲認錯，女賊並還明言來意，既然老前輩，不容外人驚擾，前途下手，也是一樣，我姊妹祇說狗男女知難而退，再說憑他二人也非黑兄對手，一時疏忽，自往升火煮飯，不會留意，誰知此賊帶有迷香，等到飯菜做好，狗男女忽說雲開雨住，叩壁告辭，我們自己不得他早走，停不一會，出洞查看，又見所行，果是下

山的路，便未疑心，這時雲還不會散淨，爲取陳酒，又耽延了些時，我才上來，剛到峯後，便見寒光如電，閃了一閃，又聽驚呼之聲，忙趕過去，情知狗男女繞路回轉，才知狗男女，將黑兄迷倒以後，看出形貌來歷，本想就勢殺害，不料此劍，外人不知細底和他的妙處，連動也動不得，男的剛一拔劍，手先受傷，驚慌過甚，忙卽鬆手，一不留意，又吃劍上芒尾，把女賊手臂，削去了一大半，血流不止，幾乎折斷，見已被我撞破，因我話說得巧，疑心家父尚在洞中，恐怕驚動，知道不能下手害人，說了幾句過場話，負傷走去，我因家父，屢次誥誡，不令與之破臉，好些顧忌，未與計較，任其走去，比時我已看出你往下走，惟恐兩下相遇，一直看他順峯後小徑走遠，才趕回去，那口寶劍威力真大，前日雖聽家父說過，尙是初見，如非二賊吃虧受傷在前，看出利害，取時格外小心，也難免於受傷，三凶迷香，本非自煉，無意得來，甚是陰毒，便他本人，也爲此事丟臉，輕不使用，不知怎會任憑門人，帶出害人，男賊去時，曾說黑兄驕狂，專與江湖上人作對，他好友阮強，曾受欺侮，如有本領，可去九華山尋他等語，幸而家父留有靈藥，專解迷香，和各種奇毒，現雖聞過解藥，但是中毒太重，尙須回到洞內，用山泉沖服一些，才能言動復原，你先搯黑兄下去，到家再說如何，說時，朝陽已漸上升，陽光斜照，發現二女雙眉，一黑一白，貌相十分清秀，二目英光外映，與尋常

女子，迥不相同，黑摩勒中毒昏迷，剛剛醒轉，言動不會復原，心裏却甚明白，早在暗中留意，斷定二女，決非庸流，再見黑白雙眉，左右分列，二女又是一樣相貌，忽想起上次奉命，往黃山茅蓬，拜訪雲巒禪師，後聽司空老人說起，禪師還有一個孿生兄弟，與禪師形貌一樣，祇是二人眉毛，黑白分列，左右不同，又是一僧一道，否則，外人決看不出，今見二女雙眉也是黑白分列，和禪師弟兄相同，不禁心中一動，正自尋思，鐵牛已將人揩起，隨同二女，往下走去，到了洞中，二女忙取一瓶藥粉，倒了一些，沖上山泉，與黑摩勒服下，不多一會，便復原狀，鐵牛見師父，仍是好人，並未受傷，心中大喜，忙朝二女拜謝，黑摩勒笑道，你真粗心，這多時候，你連名姓，都沒有請問麼，白衣少女笑道，此事難怪，令高足聽你受傷，關心情急恨不能以身代，那還再顧別的，其實，你我世交至好，並非外人，不過，家父形跡隱祕，尤其愚姊妹，從小在此隱居，除却三凶師徒，去冬偶與家父相遇，因而往來以外，便那多年老友，至多知道家父隱居兵書峽，這望雲峯荒居，也無一人知道，難怪黑兄雖與司空叔，常在一起，也未聽說過了，黑摩勒問言，驚喜道，原來二位姊妹，便是阮師伯的令媛麼，怪不得昨日我在兵書峽，會見一位阮老前輩，聽說也是雲巒禪師之弟，匆匆見面，未得細談，分手以後，才得想起，這位老前輩的眉毛，與司空叔所說不同，原來二師伯，隱居在此，二位姊妹芳

名，可能見告麼，白衣少女答道，愚姊妹共是三人，大家姊名蘭，年長十歲，我二人一母雙生，一名阮茵，一名阮蓮，嫡母早已出家，先母乃是繼配，外人並不知道，自從難產去世，家父也出了家，由繼祿中，將我姊妹，交託峨嵋後山，隱居的一位好友，代爲扶養，到了七歲，家姊本在天台山拈花大師門下，剛下山不久，聽人說起，家父繼配，留有二女，寄養峨嵋後山，展轉訪問，尋到我義母白老姑家中，見面甚喜，我姊妹早想尋訪父親下落，祇爲年幼路遠，義母多年不履塵世，另外託人，又不放心，本在爲難，家姊來得正好，住了三日，一同起身，比時家姊，也不知家父所在，訪問半年，無人得知，爲了家姊，雖然疼愛我們，管教太嚴，我二人在義母家中，放縱已慣，不耐拘束，又會一點武功，全都胆大，這日行至黃山獅子林，住在家姊女友家中，偶因淘氣，被家姊當人說了幾句，一時不忿，半夜逃走，因在日間，聽說大家伯，隱居黃山文殊院茅蓬，但是不見外人，意欲往尋，不料和昨日一樣，遇見大風雷雨，歸路又被山水沖斷，見一山洞，入內暫避，天明雨住，正要起身，忽爲洞中潛伏的大蟒所困，三妹已被纏住，我正回身拼命，幸遇一位老和尚走來，不知用什方法，將蟒殺死，看出我二人的眉毛，一黑一白，問知姓阮，忽然變臉，說大家伯，是他對頭，但念我姊妹年幼，人又聰明靈巧，並不難爲，暫時却須將人帶去，住上幾日，等家伯自來領去，我們便說，自掛

娘胎，從未見過父母尊長，此次數千里跋涉，便爲尋父，已然歷盡艱危，死且不怕，何況方才爲蟒所困，不是老和尚，命已不保，一切聽命，在家伯未來以前，決不逃走，否則，除非老和尚，將我二人綁起，任你防備多嚴，照樣也能逃走，和尚聞言，笑說，想不到你兩個小小年紀，如此胆大強毅，至性過人，我和令尊，本無嫌怨，你與雲巒，又未見過，就此放走，也無不可，但你二人，年紀太小，後山一帶，毒蛇猛獸，時常出沒，萬一遇上，豈不送命，仍須將你帶走，我已改變前念，毫無惡意，且在我洞中，住上幾日，一面由我通知對頭，令其來見，一面託人，訪問令尊下落，記得去年，有人在兵書峽，遇見過他，我知峽中，隱居不少異人，不與外人交往，地勢又極險僻，無人能去，我料令尊，不在外面走動，已好幾年，既在此出現，也許就在峽中隱居，如我所料不差，你不遇我，再找二年，也未必訪出他的踪跡，這樣不比你們滿山亂竄，強得多麼，我二人看出那老和尚，貌相和善，不似惡人，對人極好，設想周到，不知何故，會與家伯結怨，一心想尋家父，無意之中，問出線索，自然高興，便隨了去，他住在始信峯後，繡雲巖山洞之中，地勢高險，山風又大，上下尤爲艱難，到後數日，始終不曾見他出去，祇第二天早上，獨立洞外長嘯，一會，來一高大蒼猿，和尚對他，說了幾句，也未聽清，蒼猿點頭呼嘯而去，未見再來，每日無事，和尚教我二人，同練內功，尋父

之事，一字不提，先問姓名，也不肯說，我二人看出和尚，武功甚高，與義母家姊所傳，大致相同，並有家姊說而未教的上乘口訣，我二人均知和尚好意，有心成全，祇是思念父親家姊，心中發急，但又想學武功，舉棋不定，又過了好幾天，實在忍耐不住，拿話試探，和尚方說，他和大家伯，以前原是好友，昔年這段公案，本由於彼此誤會，先想計較，因家伯終年坐關，不便尋去，想令他來，又無傳話之人，就延了好些年，不料無意之中，救了我們，問出來意，帶回洞中，正想代尋家父下落，忽遇對峯隱居的老友陶隱君，命守洞蒼猿來說，那日我們回山時，被他峯頂望見，看出我二人黑白雙眉之異，疑是阮家之女，但想先嫡母，已早出家，不應這小年紀，來此探詢，和尚告以經過，陶隱君立命蒼猿，往兵書峽查探，一到，便被守洞異人困住，後來發現蒼猿，身有書信，方將家父請出，本來當日就要尋來，爲了家父，原是寄居峽中，山規甚嚴，而我姊妹，來歷出身，暫時不願人知，意欲尋到住處，再來接去，父女相見，同時說起家姊，那夜發現我二人失蹤，愁急萬分，冒雨出尋，巧遇家伯，才知家父爲護遺孤，隱居兵書峽之事，家父生平言行如一，以前入峽借居時，曾與峽中長老言明，除孤兒母子三人而外，決不再由他身上，引進外人，故此不能往尋，就去也未必肯見，隨寫一信，命家姊前往，叩壁投書，約定次日，隔山松林相見，家父連日，正和家姊在本山附近，尋覓住

處，一面託陶隱君，爲雙方言和，和尙看我姊妹，和陶隱君面上，已與家伯釋嫌修好，在住處尋到以前，命我二人先從老和尚勤習內功等語，我兩人才放了心，用功更勤，和尚也更憐愛我們，又過了半年，家姊才來，將我二人，接來此地隱居，與家父相見，一晃六七年，家父爲了遺孤，曾有誓言，每月僅來此三四次，至多住上一日，從不久留，家姊原奉師命，下山行道，祇初來二年，爲教我們武功，不曾離開，第三年起，便常時獨自出門，一去三五月才回，我姊妹武功雖然不高，仗着此峯高險偏僻，向無人跡往來，尋常猛獸，也能應付，家父每月常來看望，並留有三枝火箭信號，真遇危難，信號一發，相隔三數十里，兵書峽到此，並有一條捷徑，不消多時，便可趕到，一直無事發生，今日二賊，侵犯黑兒，我們和人爭吵，尙是第一次呢，黑摩勒喜笑道，想不到阮師伯，還有二位姊姊，又是家學淵源，女中英傑，司空叔和先師，昔年常說，阮師伯生平有一恨事，因而出家，比時，小弟年幼，祇知師伯，人中之龍，名滿天下，後來未聽再提，直到先師坐化之後，前年司空叔，命我往黃山，拜見雲巒大師伯，他命我代投一信，歸向司空叔復命，才知收信人，就是久想拜見的阮二師伯，今日又與二位姊姊相見，真乃快事，可惜爲雲雨所阻，昨日與師伯途中相左，未得拜見，美中不足，邱氏三凶，惡名久著，本來就想便中尋他，爲世除害，小賊竟先惹我，還敢叫陣，萬萬容他不得，我如不

去，反道怕他師徒，雖然身有急事，不宜耽延，好在此去九華山鐵花塢，繞路不多，就便往尋，無多耽擱，自知本領有限，未必能將三凶師徒除去，好歹也給他送一個信，二女聞言，同聲勸道，黑兄，我們並非怯敵，攔你高興，聽家父說，三凶實非易與，又得了好些迷香，更加陰毒，黨羽又多，最好慎重，等到事完，與各位師長，商量好了，再往除害，不可造次，以免寡不敵衆，反爲所傷，黑兄這口寶劍，聽家父說，乃是神物利器，希世奇珍，惡人一見，必放不過，此輩鬼蜮伎倆，什事都做得出，以我之見，不特鐵花塢，暫時不可輕往，便令高足，也須一路，多一耳目同行，到底要好得多，何況令高足的武功，雖未見過，方才看他身法步法，決非弱者，尤其所用兵器，剛柔金扎，可備刀劍二用，善破內家穴道，前年有一老前輩，身帶此扎，來訪家父，曾經取視，我姊妹二人，年青好奇，還曾強求指點，學了幾招，知他來歷，這位老前輩，和家父多年至交，他那姓名，雖不便說，黑兄想必知道，令高足如是尋常資質，豈肯相贈，本來我也不說此話，祇爲昨夜，黑兄傳授劍法時，我們隔着雲層，雖看不見，聽他脚步起落輕重，與刀風動作快慢，已知一二，帶他同行，決不會如黑兄所言，多一累贅，真要嘔氣，今日之事，由我留賊而起，我二人不能置身事外，大家姊今日必回，請黑兄飯後稍待，等家姊歸來，商量好了同去如何，黑摩勒天性好勝，以前專喜獨往獨來，近年方和



江明，童興，諸小俠一起，如何肯要少女相助，加以担心師父，急於趕路，先前又聽二女力言三凶利害，不願示怯，故意笑答，多謝二位姊姊關心，小弟原是一時之氣，忘了身有急事，必須起身，好在事完歸來，再尋三凶師徒算帳，也是一樣，至於小徒，雖然年幼力弱，還有一點小聰明，頗肯用功，本定同行，二位姊姊，既這等說，小弟暫時不往鐵花塢便了，阮蓮笑道，黑兄，你我雖是初見，你那爲人心性，我們早有耳聞，方才所說，並非小看黑兄師徒，實是好意，多大本領，也打不過人多，何況鐵花塢，形勢奇險，三凶武功既強，又有迷香，和各種毒藥暗器，就算能夠取勝也是打草驚蛇，多生枝節，如非顧慮太多，家父先就放他不過，如何留到今日，黑兄須說真話，不可敷衍我們呢，黑摩勒便把來意經過告知，二女驚道，黑兄真個胆勇過人，你連芙蓉坪，尙敢孤身深入，鐵花塢更不會放在心上，照此說法，我們更不放心了，黑摩勒力言我實想過，並非胆小怯敵，實爲葛師此行，凶險萬分，便是一座刀山，也無不往之理，不過師命難違，武夷之行，關係頗大，萬一非那異人不可，豈不誤事，爲此非去不可，多此周折必要耽延，那有閒空，去尋三凶糾纏，方才乃是不曾想到，二位姊姊放心，擾完一餐，就告辭了，二女對看了一眼，未往下說，這時二女一邊問答，一邊從新煮飯，先將隔夜煮好的酒菜擺上，請黑摩勒師徒入座，談完，飯也煮好，黑摩勒見酒食豐美，酒味更醇，連

聲贊好稱謝，二女好似故意延捱時候，雙方酒量又好，不時慇懃勸客，吃了個把時辰，方始吃完，黑摩勒再三辭謝，阮菡笑道，黑兄聰明人，何須多說，方才的話，還望留意，否則，我們先前說話不小心，無意之中，說出男女二賊叫陣之事，黑兄才致生氣，萬一有什不測，家父定必見怪，家姊偏不回來，無法送行，如拿我姊妹，不當客人，說話却須算數呢，黑摩勒聞言，黑臉上一紅，覺出二女，不特家學淵源，心性靈慧，人更天真熱心，萍水相逢，如此熱誠，所說也極有理，對方兩雙黑白分明的秀目，一同注定自己，尙等回答，實在不好意思，違他好意，暗忖，師父安危所關，事有輕重，此時去尋三凶，多少總有耽延，暫時不去亦好，想了一想，慨然答道，二位姊姊，好意關心，小弟遵命就是，二女見他，詞色誠懇，料非虛語，才送起身，到了峯下，指點去路途向，又送了一段，黑摩勒再三辭謝，方訂後會而別，到了路上，鐵牛笑說，這二位姑姑真好，可惜忘了求他，教我用扎之法，黑摩勒也覺祇顧說話，錯過機會，因已決定不住九華山去，照直往前飛馳，走了一段，鐵牛眼尖，偶然回望，人已走出好幾里路，二女尙在峯頂遙望，黑摩勒聽鐵牛一說，知道所行之路，與往九華山相左，二女分明還不放心，且喜不曾食言，否則，豈不愧對，轉向二女，揮手示意，二女似未看見，一晃無蹤，二人步履如飛，不消多時，馳出二三十里，因嫌地濕，已早走往高處，後來行經一

條嶺脊之上，新雨之後，雲白天青，嵐光如沐，朝陽滿山，清氣撲人，到處飛瀑急流，行潦縱橫，松風泉響，與好鳥嬌鳴，相與應和，彷彿黃鐘大呂，雜以笙簧，入耳清娛，美景當前，令人應接不暇，黑摩勒心中有事，無意流連，耳聽鐵牛，不住誇好，笑說，駿子，怎不開眼，這算什麼，你初次出門，到的地方不多，等到武夷回來，去往芙蓉坪，沿途要經過不少名山大川，那景緻比這裏，不知要好多少，聽說，芙蓉坪深藏萬山之中，別的不說，單那環繞四外的千年古樹，最小的也有四五抱粗細，裏面芙蓉花城，萬花如錦，本就美景無邊，又經前主人多年苦心經營，和老賊這多年來，佈置興建，你如看見，更歡喜得要跳呢，鐵牛笑答，好師父，無論如何，也要帶我同去，便不能爲師父，出力效勞，好歹也開開眼，黑摩勒笑說，你祇顧好玩，也不知此行，深入虎穴，事情有多凶險呢，鐵牛猛一眼，瞥見前面不遠，山徑上，有兩條人影一閃，忙道，師父你看，那二人步法多快，黑摩勒往前一看，見那兩人，似由左側山徑上，橫駛過來，腳底甚快，到了前面，往樹林中一閃，忽然不見，心中一動，暗忖，同是走路，爲何避人，近年奔走江湖，與賊黨結怨甚多，我這一身打扮，和天生怪相，一望而知，這二人莫是對頭，忘令鐵牛留意，表面仍裝不見，等到前面，相機而行，這二人如是北山會上，漏網的賊黨，差一點的，決不敢和我動手，此時有事之際，祇要自行避開，便由他去，免

得多生枝節，如是對頭，不發話，你不要動手，說罷，二人便把脚步放慢一點，從容前進，一直走到發現人影之處，均無動靜，方想，賊黨也許避開，不敢出面，互相看了一眼，正待上路，忽聽身後，有人呼喚道，朋友留步，二人回頭一看，見是兩個中年人，坐在身後不遠松石之上，舉手招呼，面有笑容，不似含有敵意，黑摩勒目力最強，前在北山會上，敵我雙方，所有人物，全都暗中記熟，二次相遇，一望而知，見那二人，一高一矮，二目神光足滿，以前並未見過，料非常人，急切間，看不出來歷，祇得回身，那二人見他停步，也起立迎來，矮子先笑問閣下往何處去，黑摩勒道，我與二位，素昧平生，有何見教，矮子笑道，恕我冒昧，我因二位，年紀雖輕，竟有這好輕功，這身打扮，又與我們平日久仰，想要一見的一位小俠黑摩勒相似，故此請問，黑摩勒雖看不出對方善惡，但聽口氣尚好，想了一想，答道，我便是黑摩勒，此是小徒田鐵牛，二位貴姓，矮子喜道，想不到兄台，就是黑摩勒，今日無心相遇，真乃快事，我名羅綱，此是好友袁煥，久仰黑兄大名，難得有此幸會，可否少留片刻，同去前村小店中，一談如何，黑摩勒因隨司空老人多年，所有江湖名人，都有耳聞，一聽對方名姓，從未聽說，匆匆見面，對方極有禮貌，詞色誠懇，不便先就盤問來歷，所行之路，又是相同，不好意思堅拒，再問那鄉村，祇有十來里山路，已快出山，心想，此時日光近午，原應打

尖，這兩人突如其來，不知是何來歷，何不試他一試，如是賊黨惡人，憑自己的本領，也不怕他，何況口氣神情，好些不似，江湖上不知姓名的異人很多，人家好意結交，何苦得罪，便笑答道，小弟實是身有急事，必須趕路，蒙你二位錯愛，好在前半道路相同，無多耽擱，小弟遵命就是，袁煥先在一邊靜聽，不多說話，接口答道，久聞黑兄大名，今日一見，果不虛傳，我二人遠去浙江訪友，也有要緊約會，難得同路，借這數十里同行之便，去往前村，杯酒訂交，就便領教，再好沒有，說時，鐵牛立在一旁，並未開口，見二人對於師父，十分恭維，心想，彼此素昧平生，這二人年紀，又大得多，如無什事，怎會這樣謙恭，我且裝騷，看他如何用意，便留了心，羅袁二人，見鐵牛生得又粗又黑，憨憨的像個村童，和乃師一靈一蠢，相去天地，黑摩勒爲他引見時，說新收門人，鐵牛身量又矮，看去不過十一二歲，於是均未理會，說完，一同上路，雙方且行且談，上來大家客氣，走不甚快，走了一段，羅綱笑說，我們彼此均有急事，天已不早，走快一點，趕到前村，正好交午，他那裏雖是荒村小店，因是山口必有之路，主人馬寡婦的燒雞，味美有名，過時不候，想請黑兄師徒，痛飲幾杯，不知令高足腳程如何，小弟打算趕到前面，定他二隻肥雞，要先走了，黑摩勒疑心對方，想掂他的斤兩，隨口笑答，我此時有些腹飢，同去也好，小徒脚步雖慢，好在祇一條路，後面趕來，也

是一樣，說罷，便和羅綱，一同往前馳去，黑摩勒原意，對方初見，不知深淺，明知鐵牛，兩條快腿，由於天賦，近加苦練，脚程更快，也許能夠追上，終恐不濟，不肯把話說滿，鐵牛人小心靈，老看那二人不順眼，聞言，祇當師父示意，越發裝駭，故意呼喊，師父走慢一點，我不認路，走錯怎好，黑摩勒聽出鐵牛意思，暗忖，這小鬼比我還心多，人心難測，這樣也好，故意回頭喝道，方才不叫你快跑，偏說能追得上，剛跑二三里，便是氣喘汗流，共總入門幾天，如何能夠勉強，你不過生長山野，習慣爬山，近路尚可，一走長路，就不行了吧，此是一條路，怎會走失，我們先走，你隨後趕來吧，說時，偷覷羅綱，回身立待，袁煥本與鐵牛落後，也同走近，不似考驗自己功力神氣，說了鐵牛幾句，轉向袁煥笑道，小徒天資不佳，人却忠厚，小弟憐他孤兒，從小生長山中，能耐勞苦，才帶了來，不料是個累贅，他偏好強，歡喜勉強，我們且由他去，自走了，鐵牛假裝不願意，又不敢多說神氣，見三人已行，晃眼會合，向前急駛，也邊喊邊走，向前趕去，路祇一條，曲折頗多，中間還要經一山谷，鐵牛原意，這二人形跡可疑，有心做作，引其輕視，遙望三人，轉入岩壁之後，已然走遠，袁煥走得稍後，曾經回顧自己，好似笑了一笑，暗罵，你們如是賊黨，憑我師徒，休想活命，見三人已全不見，立時加急飛馳，轉過岩壁，便是山谷，鐵牛忽想起，祇顧裝腔，忘了前面三人，脚

程甚快，這一落後，怎追得上，萬一有什壞心，師父再不注意，豈不是糟，心中一急，拚命狂奔，遙望谷中地勢，高高下下，到處坡陀起伏，前面三人，早無蹤影，正在發急担心，忽然被什東西，絆了一下，因跑正急，絆得左脚生疼，身子平竄出去好幾丈，方始立定，暗忖，過時，是片平地，怎會絆這一下幾乎跌倒，又無什東西踢飛，忙中回顧，仍是一片坦平石地，並無樹根石塊阻路，心雖奇怪，急於趕路，無暇回看；仍然前駛，走出不遠，又絆了一下，回顧無人，所行仍是平地，別無異狀，雖仍急馳，却留了心，方想平日多麼難走的路，都未絆過，何況平地，今日怎會連絆兩次，莫非有鬼不成，不料跑着跑着，又絆了一下，鐵牛早已留神，當時祇覺正走之間，似有黑影，在脚底一閃，人便被絆，竄出老遠，腿撞生疼，幾乎跌倒，因跑太快，脚底的路，和兩旁山崖林木，和狂潮一般，隨同前進之勢，往後倒退，本看不真，又是初次經行，既要查看途徑，又正關心前面師父，一心三用，不能專顧，脚底那黑影，又由身後追來，到了脚底，稍爲一閃，立即隱退，勢急如電，等到人竄出去老遠，立定回望，已無蹤影，經此一來，料定有人成心戲侮，不由氣往上撞，忍不住回身立定，開口想罵，猛覺身後有人笑罵道，你這蠢牛，不跟你師父，好好自投羅網，偏要裝腔，鬧什鬼聰明，走路又不留心，連踢我三脚，想作死麼，話未說完，鐵牛當是來了敵人，早就縱身回顧，見那來

人，是個花子，年約四旬上下，身材瘦小，週身皮包骨頭，翻着一雙，白多黑少的怪眼，身穿一件半長布破單衫，補丁甚多，七穿八孔，洗得却甚乾淨，下身一條舊單袴，腳穿草鞋，腰束草繩，右手一根方竹杖，色已發紅，打磨得又光又亮，腰間凸出一塊，像似一個葫蘆，神情甚傲，手指自己，笑罵不已，如換常人，被花子連絆三次，又是這等盛氣凌人，不講情理，早已發怒動手，鐵牛却是內裏聰明，以前生長荒村，日與頑童爲伍，雖有天才，渾渾噩噩，一味粗野莽撞，還顯不出，拜師之後，黑摩勒看出鐵牛內秀，一加指教，武功之外，又教了好些江湖上門徑，和處世對人之道，當時領悟，再一刻意模仿師父，學得又乖又巧，外表却比乃師，憨厚得多，絲毫不顯鋒芒，看不出來，早已打好的主意，以後遇見敵人，專一裝騷討巧，在動手以前，決不發作，上來雖是滿腹氣忿，依舊聲色不動，靜心細聽下去，暗中查看對頭神情，本想自己本領有限，最好冷不防，一下打倒，才能取勝，正打主意，猛想起方才絆這三次，事不見絲毫形影，相隔好幾十丈，怎會被他追上，突在身後出現，此人本領之高，可想而知，自己如何能是對手，念頭剛轉，忽聽化子說師父自投羅網，方才二人，恰有一人姓羅，心中一驚，忽然福至心靈，暗忖，此人如是对頭，決打不過，不犯着吃他眼前虧，如是師父平日所說，那樣異人，難得相遇，正好討教，一瞧他這樣不講情理，分明有心試我，如與計較，自



討苦吃，還要錯過機會，豈不可惜，聽完，忙陪笑道，老人家不要生氣，怪我不好，走得太慌，請你不要與我一般見識，你老人家貴姓呀，花子笑道，想不到那麼狂妄的黑小鬼，小小年紀，會收你這樣的徒弟，你這小玩意，果然不錯，真有一點意思，明明吃了我的虧，自己年小，又會一點毛手毛腳，身邊還帶着寒山故物，居然忍氣，向我陪禮，本來黑小鬼，目空一切，我看了有氣，不想管他閒帳，如今看你面上，不等他吃苦頭，先助他脫身罷，少時，你師徒見面，就說他在金華江邊，所遇的車三花子，就知道了，鐵牛前聽乃師說過，近數十年江湖上，幾位異人怪傑的姓名，一聽姓車，又是花子打扮，回憶師父所說，江湖諸異丐中的，神乞車衛，正與此人，形態相同，料知所說不虛，忙即拜倒，急道，你老人家，就是車三太爺麼，我師父常對我說起你老人家的本領，佩服得了不得，還叫我遇見機會，學你的樣子，想不到在此拜見，真好極了，你說我師父被人暗算，是真的麼，那花子正是神乞車衛，聞言笑道，你這條小牛，真比你師父，還要靈機，聽你這一說，可見你師父，日前金華江邊，是因我收拾淫賊，過於利害，不知那賊，作惡太多，當我殘忍，動了惻隱之心，此乃人之常情，並非看我不起，既然如此，現在就同你去好麼，鐵牛早就情急，聞言驚喜交集，忙又拜謝，被車衛一把拉起說道，我不喜人多禮，無須如此，你師父現雖上了狗賊的當，被人擒去，但我知

道，他那三個對頭，自稱光棍，他年紀太輕，命人暗算，有失體面，暫時還不致加害，至多先把劍偷去，送往賊巢，此事不必忙此一時，我還有一同伴，也是你師父的熟人，雖然商定，想借此一舉，殺你師父驕氣，但決不使其受傷，放心跟我走，包在未到賊巢以前，使其脫身，不令丟人吃虧便了，鐵牛雖知車衛神出鬼沒，本領驚人，遊戲風塵，向無敵手，總不放心，見他走路並不甚快，前面三人，早已無蹤，又耽擱了一些時，越發愁急，正喊，三太爺，底下話還未說，車衛忽然喝道，矮賊來了，你且避開，我收拾他，與你出氣，鐵牛一看，前面崖腰上，果有人影閃動，相隔尚遠，剛認出那是羅綱，車衛已將鐵牛，推向崖下，迎上前去，口中喊道，那位好心人，做點好事，送我一命，否則，這黑小孩，不肯饒我，我已答應了他，怎麼辦呢，羅綱原是抄路趕來，想把鐵牛擒去，正順崖腰馳下，一聽花子呼喊，死星照命，也未聽清，因覺鐵牛，脚程不慢，有了這些時候，應該走到，如何不見，想向花子打聽，雙方快要對面，忽想起，此地荒山深谷，並無人家，花子如何來此乞討，心念才動，車衛已迎面攔路笑道，你肯送我命麼，那太好了，我正過不去呢，羅綱性最兇橫，殺人如同兒戲，聞言，錯會了意，以為花子，不耐窮苦，來此求死，反問道，你這花子，想我送你的命麼，那個容易，方才有穿黑衣的村童，長得又黑又蠢，腰間插着一柄尺長的刀，你可看見，花子笑道，問話

我可以說，但你答應送我的命，不能反悔，那小黑牛，不是好人，本事且比你大得多呢，幸而先遇見我，否則，像你這樣冒失鬼，非吃他虧不可，連我老人家，精明了一世，尚且上他的當，何況是你這樣廢物，羅綱一聽，花子口出不遜，不由大怒，本要發作，繼一想，此是快死的人，何必與他一般見識，敵人那等利害，徒弟決不會太差，方才途中遙望，小狗已看不見，分明先是假裝，暗中追來，人已入谷，不知藏在何處，如不同時殺掉，被他逃走，必將仇敵師長引來，從此多事，豈不冤枉，還是忍氣，問明之後，再殺花子不遲，隨口喝道，賊花子，死在眼前，還敢無禮，快說那小狗，今在何處，有什本領，我好殺你，免得活在世上受罪，車衛笑道，你這大一個人，連話都聽不出，真個混蛋，你方才答應，送我一條命，還未收到，便想殺我，真不怕人笑掉牙巴，你也不打聽打聽，車三太爺面前，有人說了不算的麼，羅綱越聽越不像話，不由怒火上升，未等聽完，怒喝，瞎眼賊花子，竟敢無禮，拔刀就斫，車衛接口冷笑道，無知狗賊，和我動手，憑你也配，左手一伸，將刀擄住，祇一抖，羅綱拔刀斫時，話才聽完，剛聽出對方自稱車三太爺，忽然想起一怪人，心中一驚，刀已斫下，被花子抓住刀鋒不放，情知不妙，忙奮力往回一奪，紋絲不動，方料要糟，就這微一驚疑之際，猛覺手中心一震，虎口崩裂，左膀酸麻，刀已脫手，飛向天空，映着陽光，閃閃生輝，往左近樹林

中落去，緊跟着，人還不曾縱起，眼前一花，欲逃無及，面上已中了一掌，當時頭昏眼花，臉骨欲裂，半邊牙齒全被擊碎，順嘴流血，兩太陽直冒金星，再也支持不住，身子一歪，翻倒地上，幾乎痛暈過去，不由凶焰盡斂，那裏還敢開口，車衛將人打倒，轉身喊道，小牛兒還不出來，問這狗強盜，把你師父，弄到那裏去了，單問我要人，有什麼處，我又不是真的神仙，會分身法，全憑猜想，那知道詳細呢，羅綱忙定心神，偏頭一看，敵人已離開好幾丈，前面崖下，有一小孩跑來，正是鐵牛，迎着花子，雙方正在說笑，並不會理會自己，暗忖，自己武功頗高，難逢敵手，這花子空手奪刀，一掌將我打倒，自稱車三太爺，定是賊叫花神乞車衛無疑，再不見機，非送命不可，想了又想，除却抽空逃走，萬無生路，報仇二字，直是休想，忙忍奇痛，運足全力，冷不防，翻身縱起，便往來路逃去，鐵牛見賊逃走，大聲急呼，三太爺，狗賊逃走了，說罷，要追，車衛伸手攔住道，你這蠢牛，怎無出息，我話還未說完呢，他逃不掉，忙些什麼，羅綱先恐敵人追來，中途回望，花子和鐵牛，仍立原處，說笑未動，心神略定，以為脚程素快，祇要逃出里許來路，便不致被他追上，久聞賊叫花，心狠手黑，向不容敵人逃命，如何打了一掌，不再過問，逃出老遠，還未追來，也許故意放我逃走，再一回顧，花子和鐵牛，均被崖角擋住，看不見人，正在忘命奔馳，心中猜想，一路留神查聽，身後並

無脚步之聲，雖似敵人未追，仍是情虛，一口氣，奔出五六里，眼看前面樹林過去，便是谷口，仰望來路崖腰，也無人影，料知敵人，不曾追來，心中一寬，覺着右臉痛木，腫起老高，伸手一摸，半臉污血，已被山風吹乾，綳得生疼，半口碎牙，還有兩枚，未曾吐掉，越想越氣，怒罵，賊叫花欺人太甚，等我回山，稟告師父，早晚將你擒來，千刀萬剮，才能消我今日之恨，因無人追，跑了一段急路，累得直喘，又負傷痛，便把脚步放緩，想往林中歇息，正在自言自語，連聲咒罵，眼前條地一暗，一團黑影，迎面飛來，林中光景較晦，由明入暗，心又有事，驟不及防，往旁一閃，不曾閃開，吧的一聲，打在左臉之上，覺着火辣辣，並不甚痛，但有好些漿汁，濺得滿頭滿臉都是，伸手一撈，乃是一團污泥，微帶臊氣，同時，瞥見對面樹下，閃出一個小孩，正是鐵牛，怒火頭上，也不想，路祇一條，鐵牛一個小孩，能有多大本領，會越過他，搶到前面，埋伏傷人，伸手一摸，刀已不在，剛想起刀被花子奪去，鐵牛已笑嘻嘻，縱向面前，開口便罵狗強盜，還我師父，否則，要你狗命，羅綱急怒攻心，順手取出兩枝鋼鏢，照準鐵牛便打，眼看打中，忽聽錚錚兩聲，二鏢相繼往旁一偏，好似被什東西，暗中打落，斜墮一旁山石之上，打得火星四射，心方一驚，忽聽鐵牛，急喊三太爺，怎說話不算數，我會接鏢，誰還怕他這些破銅爛鐵，隨聽身旁大樹上，哈哈笑道，小牛兒胡說，我

說狗強盜，不值我動手，我祇恨他兇橫無禮，不放逃走，由你上前拷問，沒和你說不管冷箭，怎叫說了不算，這斷一把刀，被我甩去，雖有幾樣破銅爛鐵，當我面前，也施展不開，祇管打他，我看住你，拷問他便了。羅綱聞聲抬頭一看，花子正坐大樹橫枝之上，和鐵牛相對笑罵，彷彿自己成了網中之魚，由這老少二人，隨意戲弄，毫不在意，不由嚇得忘魂皆冒，轉身就逃，剛到林外，猛覺眼前一片玄雲飛墮，定睛一看，正是花子，攔住去路，罵道，不要臉的狗賊，快滾回去，聽小牛兒問你，如說真話，死起來還痛快點，真要逼我動手，你就死活都難，受罪大了，羅綱驚魂皆顫，嚇得不住往後倒退，剛戰兢兢，喊得一聲車三太爺，砰的一聲，背心上早中了一拳，打得心脈皆震，兩眼烏黑，口裏發甜，忙即閃身回顧，正是鐵牛，戟指罵道，狗強盜，乖乖隨我，到林中去，說出實話，由我一刀將你殺死，還好過些，否則，三太爺的利害，你想已知道，就來不及了，羅綱也是有名人物，想不到陽溝裏翻船，受一小孩惡氣，當着車衛，休說動武回手，連話都不敢說一句，沒奈何，祇得面向車衛說道，我與三太爺，無仇無恨，方才冒犯，乃是一時無知，還望原恕，有話好說，請勿動手，鐵牛兩眼一翻，還未開口，車衛已張口啐道，放你狗屁，你這類狗強盜，碰着三太爺，就算到了老家，除却乖乖受報，還有什麼理講，你們如講情理，也不會傷天害理，殺人放火，姦淫擄掠，無惡不作

了，會日總算害人不成，報應臨頭，問你什麼，就說什麼，祇不惹小牛兒出氣包你好死，少受許多零碎，羅綱聞言，暗忖近聽人言，好友偷花太保尹明，被車衛點了七絕要穴毀去身上一條主要經脈，死前曾受無限苦痛，以及敵人，處置惡人，手法之慘，（事詳雲海爭奇第八集），不由心胆全寒，覺得仇敵方才一啐，頭上好似中了許多石子鐵沙，其痛入骨，明知萬難活命，逃是決逃不脫，鐵牛瞪着一雙怪眼，又在怒喝，狗強盜，再不跟我走，我又要打你了，心想，黑摩勒武功，不會試過，享此大名，必有實學，小狗是他徒弟，同在一起，料非弱者，別的不說，單是自己，一身輕功，曾經苦練，脚程何等迅速，賊叫花有名怪物，追向前面，不足爲奇，小狗怎也被他追上，方才打我這一拳，直似中了一下鐵鎚，打得臟腑皆震，已受內傷，看神氣，就是小狗，恐也不是敵手，何況賊叫花，守在一旁，已然發話，如其反抗，必和尹明一樣，遭那慘禍，反正是死，不如光棍一點，還落一個痛快，忙把心神一定，忍痛答道，今日遇上三太爺，是我報應，我已認命，你問就是，有問必答，我說好了，人生都不免死，小小年紀，何必狐假虎威，欺人太甚，車衛罵道，你少放狗屁，三太爺對待惡人匪徒，向例軟硬不吃，祇有一面，再要欺他年小，強充硬漢，裝點門面，你就要受活罪了，羅綱此時，週身傷痛，連受仇敵凌辱，還不敢稍爲倔強，先還急怒交加，切齒恨毒，暗中咒罵，繼一想，

生平害人甚多，每次殺人，也是不容對方喘氣，理應照報，還是低頭服輸，少受活罪，祇得諾諾連聲，垂頭喪氣，跟了鐵牛，同到林內，鐵牛先尋石頭坐下，再令羅綱，坐在對面樹根之上，問完師父被賊黨，誘敵入伏，暗算經過，本和車衛說好，問完前情，便將羅綱殺死，爲了師仇，心中恨毒，立意想給仇敵，吃點苦頭，故意笑道，三太爺說你，是個慣賊，不叫羅綱，你這狗強盜，到底叫什麼呀，羅綱此時，受制小孩，和犯人一樣，自吐口供，鐵牛天性疾惡，又受了乃師傳染，問得又刁又可氣，使人哭笑不得，羅綱幾次激怒，想要拚命，均因尹明前車之鑑，勉強忍耐，等到問完，滿擬可以求個速死，未等開口，仇人忽又撇開正題，故意譏嘲，詞色越發難堪，實忍耐不住怒火，剛把兩道橫眉一豎，兇睛一瞪，未及開口，鐵牛已先罵道，狗強盜，不要臉，以爲三太爺，早已離開，你就紅眉毛，綠眼睛，想要發橫麼，三太爺不在，小爺照樣，能收拾你，有屁還不快放，想吃苦麼，羅綱聞言，不知鐵牛，有心捉弄，要他好看，偷覷車衛，果然不知去向，一時性起，暗忖，我並不怕死，無非賊叫花，心狠手黑，被他制住，比死還要難受，此時不問小狗所說真假，賊叫花祇離開稍遠，不在眼前，便拚得過，且先殺了小狗再說，能逃則逃，便是敗在小狗手裏，祇不想活，隨便用暗器，回手自殺，總辦得到，好歹也出一點惡氣，主意打定，再往左近樹上，仔細一看，並無人影，心胆立壯，



剛伸手把鏢取出，待要發難，鐵牛早已看出他的心意，笑罵狗強盜，賊眼亂轉，想要冒壞麼，話才出口，羅綱揚手，就是兩鏢，口方怒罵，小狗仗仗賊叫花，便敢欺人，我先要你狗命，日後再尋賊叫花報仇，話未說完，鐵牛先是身形一閃，避開第一鏢，同時，伸手把第二鏢接去，回頭就跑，口中急喊，狗強盜暗器利害，請快幫我一幫，羅綱明見雙鏢，不曾打中，仍然不知利害，一面喝罵急追，一面把身邊暗器，毒藥弩彈，全取出來，口中大罵，小狗，你那賊叫花，已往一旁，挺尸去了，今日太爺，非把你斬爲肉泥，不能消恨，鐵牛已逃往一株大樹之後，二次大喊，你老人家，還不快來，我了不得了，方才的話，算我說錯，再不出來，狗強盜罵你，我多難受呢，羅綱原是三凶得意門徒，有名的飛賊，惡判官常挺，化名來此，所發毒藥連珠弩彈，百發百中，中人必死，本想朝前亂打，不料鐵牛乖滑，得有高人指教，繞樹而逃，正待追去，聞言，心疑車衛，尙伏林內，心方一驚，又想，我已不想活命，至多賊叫花，突然出現，祇要回手，用箭一刺，當時了帳，本是死拚，怕他作什，心念一轉，瞥見鐵牛，樹後探頭，扮了一個鬼臉，心更怒極，揚手又是兩枝毒箭，鐵牛一閃即隱，全都打空，奪奪兩聲，釘向樹上，剛往前追，想用聲東擊西之策，左右繞樹亂打，猛覺身後，急風颯然，未容回顧，背上已似中了一把鋼鈎，痛澈心肺，週身不能轉動，剛驚呼得一聲，鐵牛已笑嘻嘻，迎

面走來，同時，身後也走過一人，正是車衛，心正叫不迭的苦，老着臉皮，哀聲求道：三太爺，既然未走，事情想必眼見，這小孩實在欺人太甚，我已把話說完，他還要給我難堪，泥人也有土性，如何忍耐得下，我常挺自知孽重，應該受報，不想求生，祇望三太爺，賞我一個痛快，做鬼也感念你的好處，車衛連理也未理，先指鐵牛，罵道，你這小玩意，真個壞極，祇想我多給他吃點苦頭，也不想，此賊身上，破銅爛鐵，有多利害，我剛抓他一把，就跑過來，他已情急拚命，我要不把他背筋骨錯開，你還想活命麼，鐵牛笑道，本來我想給他一刀，因為這般狗強盜，實在萬惡，不願便宜了他，又知師父此時尚在途中，和三太爺所說一樣，早去無用，樂得拿他消遣，休說他拿破銅爛鐵，不能傷我，就算毒弩利害有三太爺在場，我也不會受傷，我實恨狗強盜不過，情願認輸，你老人家，收拾他一回，讓我也開開眼，羅綱方自心寒，車衛喝道，放屁，小小年紀，不要刻薄，這樣事，他還有第二回麼，上次收拾淫賊，差一點，沒受葉黃二老前人怪罪，我已決定不再用那手法，何況此賊，氣已受夠，就便宜他，也不為過，還不快些動手，早點尋你師父去，羅綱聞言，不住稱謝，車衛轉面罵道，照你行爲，死有餘辜，不過我受二老前人誥誡，如今不爲己甚罷了，小牛兒再如淘氣，我先走了，說罷，轉身就走，鐵牛慌道，三太爺等我一等，忙即追上，車衛罵道，你這小鬼，有始無終，你把

狗強盜，放在林中現世不成，鐵牛答道，我這把刀，初次出手，想尋一個好樣的開張，這類狗賊，不配污我的刀，他方才打我兩鏢，被我收來一隻，回敬他一下好麼，車衛笑道，由你，鐵牛回手一鏢，正中羅綱頭上，當時腦漿迸裂，死於非命，車衛罵道，小鬼，這樣放着一個死人，就算完事不成，鐵牛笑道，三太爺，我怎麼辦呢，難道還要費功夫去埋他麼，車衛笑道，沒用的東西，他自先走，我去去就來，鐵牛走了一段，回顧身後，連車衛和死尸，全都不見，以爲車衛去埋尸首，正往前走，忽見迎面來了一人，走得極快，一晃相遇，乃是一個少年花子，想起前情，心中一動，忍不住問道，大哥由那裏來，可曾看見一個穿綢衣的瘦長子麼，少年花子，朝鐵牛看了一眼，笑道，你如何喊我大哥，問那賊黨作什，莫非三太爺來，你沒有遇上，還有一個尋你的賊黨呢，鐵牛一聽，越料來者，不是外人，心想，車三太爺，輩分比我師父還高，此人也是花子打扮，如是同輩，不應這樣年青，莫要是他同道徒弟，立即改稱大叔，少年笑道，你這小孩真靈，可是我比你師父，還大幾歲呢，鐵牛重又改稱師伯，何處見我師父，你老人家貴姓，少年笑道，我名卞莫邪，本和車三太爺一起，去往天目山公地，看本門徒孫，領法監刑，（北山各幫惡丐，行凶害人，受王鹿子，葉神翁，諸平，三老前人法令，分往東西天目，天台山各公地受刑經過，均詳雲海爭奇前第十集，）事完，途中相遇，聽說黃

山比劍，雙方尚在相持未完，欲往觀戰，昨日路上，遇一張老頭，乃車三叔手中敗將，現已改行，因感三叔昔年不殺之恩，又幫過他兩次忙，知道三叔，和諸老前輩，現爲遺孤復仇除害之事，十分關心，便向三叔告密，說他和邱氏三凶，相識多年，算起來還是老輩，近聞三凶，隱居鐵花塢，前往探看，得知三凶，奉了芙蓉坪老賊之命，想害兵書峽兩小兄妹，并還說起你師父，在北山得了一口靈辰劍，甚是垂涎，已令門徒，到處查訪，如與相遇，立即設法盜取，我們因老頭，十分滑稽，約他同行，不料，昨夜大雨，三叔好酒，我們去往山口鄉村中，尋一小店，飲酒避雨，三叔吃得大醉，見雨未住，便睡在那裏，店主人馬寡婦，也是一個女賊，近年洗手，賣酒爲業，各路賊黨，多半相識，先不知我和車三叔來歷，因與張老頭，昔年相識，同在一路，又看出我們，不是常人，上來十分厚待，張老頭恐三叔怪罪，先未告知，後等三叔醉臥，偷偷對他說了，馬寡婦聞言大驚，便說，三凶門下徒黨，常由當地經過，昨日還有男女二人，往兵書峽去，張老頭問知賊黨，近日往來兵書峽的人甚多，便留了心，雙方原是老友，以爲我和車三叔，已然睡熟，想等醒後告知，天剛一亮，便有女男二賊，趕來店中，二賊全受了傷，因知張老頭，是三凶老友，主人又是熟人，知他細底，並不隱瞞，反托主人，代往尋人送信，正說之間，又有六個賊黨，入店飲酒，與前二賊，互相談論，一聽裏摩勒，

已在途中，靈辰劍到手復失，以及阮家姊妹，作梗之事，全都忿怒，內一賊黨，便是化名袁煥的三手瘟神左崑，想下毒計，因由九華，去往兵書峽，中隔危峯峻嶺，深溝大壑，雖然路近，上下艱難，如由此地繞走，看去雖遠得多，一則，比較容易，附近大楊岡，又有三凶上月所設分寨，好些便利，斷定你師徒二人，暫時決不敢就此上門，去往鐵花塢犯險，此是出山，往閩浙三省，必由之路，由山中繞行，更非經過不可，於是把人，分成三起，令一同黨，護送受傷二賊，往分寨送信，並請派人接應，由左崑和化名羅綱的矮賊，趕往雙松崖頂瞭望，以防你師父，萬一年青氣盛，照着尋常走法，往鐵花塢叫陣，彼此錯過，如往這條路來，便迎上前去，知你師父，武藝高強，又有一口好劍，不是可以明鬥，上來先套交情，作爲慕名結交，約來此地，相機下手，將人迷倒，送往鐵花塢獻功，後因主人，說他洗手多年，無論何人，均不肯得罪，來了一體款待，在此動手，暗算人家，却是不行，但我也向人洩露，最好不在這裏，以免牽連，不得安居，賊黨因主人，平日款待慇懃，酒菜又好，相熟已久，有了感情，知他怕事，不敢得罪敵人，於是變計，將下餘四賊，埋伏中途，仗着所帶迷香，等你師父經過，一起動手，將人迷倒，先把寶劍送走，再把令師，用山兜抬往鐵花塢，被我聽去，知其鬼計陰毒，你師父任多機警，也非遭毒手不可，張老頭恐賊黨疑心，不便離開，我和三叔一

說，本意以三叔的本領，再加兩倍賊黨，也無用處，他那迷香，乃偷天燕所贈，三叔也有破法，不等動手，便可將其制住，誰知三叔說你師父，前在金華江邊，對他無理，少年狂傲，意欲借此警戒，不肯先發，但令我和張老頭，一明一暗，隨同賊黨起身，我先尾隨羣賊，暗中探看，你師父果然同了二賊走來，松林埋伏的四賊，早已望見，迎上前去，先由兩個拿迷香的，與他對面走過，另外二賊，假裝和左崑是對頭，見面動手，雙方武功，全都不弱，你師父在旁觀戰，本已生疑，先走過的二賊，忽然回身，假裝勸解，口中說話，冷不防，各將迷香，大量發出，動手四賊中，也有一賊，持有迷香彈，再一連珠打來，六賊一擁齊上，你師父當時被他迷倒，他那本領，也是真高，就這晃眼昏迷，快失知覺之際，仍然縱身一掌，將內中一個發迷香的打傷，幾乎殘廢，如非三凶法嚴，當時必爲賊黨所害，內中兩個腿快的，奪下寶劍，先就馳去，我因三叔，說此劍須令三凶，見識見識，取回容易，不必管他，也未跟去，眼看賊黨，抬了你師父，走出不遠，便遇張老頭，同了分寨來賊，一同上路，三叔已早走開，那化名羅綱的矮賊，見事情順手，十分高興，想起賢姪，尙在後面，意欲迎來，一同擒去，我知矮賊凶殘，恐你遇害，正愁不能分身，馬寡婦忽由暗中掩來，說三叔已往你師父來路走去，並送我三粒解藥，我才放心，張老頭因是後來，人已擒到，祇和我暗中見了一面，不曾離開，羣賊

自不留心，反倒託他照應，走了一段，不知怎的，你師父忽然醒轉，並在山兜上，和我暗打手式，我才看出，賊黨雖用牛筋生麻，將其綁緊，不料他將令師祖葛鷹，縮骨鎖身之法學會，不知怎的，看出我在後面，伸出手來招呼，我一抬手，重又縮退回去，後來賊黨換班休息，見他仍裝昏迷，綁得好好，正趕口渴，附近山泉又好，同往取飲，託張老頭照看，你師父還不知張老頭，是自己人，經我上前，偷偷說明，他說，雖然中了賊黨暗算，決不妨事，祇是寶劍被賊盜走，非奪回不可，正好假裝昏迷，由賊黨抬往賊巢，相機下手，奪回此劍，給三凶一個利害，還有你在後面，恐被賊害，放心不下，催我速回，話未說完，羣賊相繼回轉，我見你師父，關心你太甚，又知他爲人，胆大包身，機智絕倫，聽他口氣，非要深入虎穴不可，勸必不聽，此行太險，又沒功夫，多和他說，想和三叔商計，便追了來，鐵牛見他所說，前半已聽羅綱說過，心中不耐，但又不敢不聽，車衛一去不來，心正着急，後聽師父，中途醒轉，又是驚喜，又是耽心，忙把矮賊被殺之事，匆匆說了，祇三太爺，不知何故，一去不來，卞莫邪笑道，三太爺一向神出鬼沒，行踪莫測，既然答應同去，祇管放心，何況你師父，已能脫綁而出，既然此行兇險，有三太爺相助，三凶任多利害，也非對手，至多時機未至，不能盡殺羣賊，人劍定必珠還，我料三叔，必是聽說阮家小姊妹，隨父隱居望雲峯，阮二叔是他多年至交，欲

往探看，不多一會，也就來了，鐵牛慌道，我知此事，全仗三太爺出力，望雲峯阮家，離此甚遠，這一來回，要好些時候，萬一師父先到，豈不誤事，卞莫邪笑道，你那知道三太爺的本領，他那腿程，比飛還快，決不誤事，放心好了，本來我想尋他商計，聽你一說，三叔如去阮家，憑我二人，也追不上，再說，沿途均有賊黨往來，相隔分寨又近，你跑了半日，也必飢渴，還是把你帶到前村，吃飽上路，好放心些，鐵牛關心師父，恨不能當時追上，連說師伯，鐵牛不餓，最好早走，二人原是邊說邊走，莫邪笑道，你本不應同去，最好守在店中，但我知你，對師忠義，定必不肯，前面還有不少山路，並且此事，不知要鬧多大，三叔原想借此警戒你師父，見他自能脫身，仍是性傲自恃，也許還要暫作旁觀，不到急時，不肯出手，你不事前吃飽，如何能行，鐵牛忙道，是我粗心，師伯想必還未用飯呢，莫邪微笑不語，二人一路飛馳，到了村店，馬寡婦似知二人要來，當日連生意也未做，推說有病，關了店門，把往來酒客，全都回絕，却令養女阿珍，門外守候，二人一到，立時迎上前去，由後門引往店中，將備好的豐盛酒食，送上款待，對莫邪說，方才賊黨分寨，還有人來，對我警告，不許洩露，並還送了十兩銀子，因此裝病謝客，表面怕受連累，實則，我非怕事之人，何況三太爺，和呂老前輩的高足，想交還交不上呢，如何肯爲賊黨利用，方才賊黨，抬人走後，又有一位



前輩異人來此，說他正在前面崖上走路，忽然發現黑摩勒，被賊擒住，認出張老頭，與賊一路，心中有氣，暗中將其引開，問知細底，跟上前去，乘着賊黨，換人抬送，休息之際，用一粒靈藥，化了山泉，藏在樹後，將其噴醒，也未對張老頭說，便趕了來，想尋三太爺，商計一事，命我遇見你們，代爲轉告，說邱氏三凶，芙蓉坪老賊，看得甚重，有好些事，均加重託，此時不宜除去，以免打草驚蛇，老賊得信害怕，把隱居川湘的，那幾個著名凶人，引了出來，並說，老賊對這幾個凶人，原是敬而遠之，不是急病亂投醫，萬不得已，不肯拈惹，當黃山陶隱君，未將金髓奇珍開出，煉成刀劍以前，凡事俱要小心，至多給三凶，一個警告，所傷不重，事情又是他的賊徒引來，雖然吃虧丟臉，也祇心中記恨，徐圖報復，不至爲此通知老賊，把事鬧大，此行須要做得三凶，各由自取，對頭祇是黑摩勒一人，與遺孤無干，我們小勝卽去最好連三太爺，都不要露面，作爲幾個後起的人，使得三凶自己，先恐丟人，不肯張揚才妙，說完，要了一大瓶酒，便自走去，莫邪問那異人是誰，馬寡婦答說，是個小老頭兒，十年前我在山東路上，見過一面，祇知姓祝，多年未見，不便問他名字，莫邪料是祝三立，心想，黑摩勒和車三叔，一個性剛，一個皮氣古怪，決不聽勸，聽師父說，芙蓉坪老賊，還不到伏誅時候，祝三叔所說，甚有道理，我又帶着鐵牛同去，好些不便，此事怎麼辦呢，盤算

了一陣，吃完起身，天已申酉之交，鐵牛因幾次耽擱，心中發急，知道莫邪，脚程極快，出門便催快跑，莫邪笑道，你自前馳，我定追上，鐵牛因莫邪，舉止從容，神態文雅，嫌他遲緩，巴不得能夠放量跑去，聞言，問明途向，開腿就跑，回顧莫邪，無論自己跑得多快，相隔不過二三丈，老是不慌不忙神氣，才知對方，功夫精純，表面看不出來，心中驚服，方想，還是等他一路，可以就使領教，回頭再看，人已不知何往，仰望天空，陰雲密佈，又有雨意，前行到一山谷之中，兩面崖壁陰森，光景昏暗，更無人蹤，車下二人一個不見跟來，想起前路，漸入危境，師父此時，不知是何光景，自己年幼力弱，遇見賊黨，怎敵得住，先頗胆怯，不時回顧，盼望車下三人趕上，繼一想，死生有命，譬如不遇這兩人，莫非師父有難，便不敢去，管他虎穴龍潭，且到那裏再說，當時心胆立壯，重又加緊飛奔，不消多時，便把十餘里的谷徑走完，越過二三處嶺崖，入了九華山境，初次經歷，不知途徑，祇照莫邪所說趕去，不料愁急心慌，又是陰天，一不留神，把路走岔，方向全迷，後來越走越不對，才知忙中有錯，路已走迷，所行乃是九華後山，偏僻之處，空山無人，無從詢問，幾次登高四望，不見人影，在山中往來亂竄了半日，天色漸漸暗了下來，雖未下雨，但是天色陰晦，星月無光，想起師父，現困賊巢，不知吉凶，車下二位異人，又全走失，似此走頭無路，今夜決尋不到師父，萬

一彼此錯過，如何是好，心焦意亂，打不起主意，天已入夜，人也疲乏起來，正急得要哭，忽然一陣狂風，飛沙走石，樹木蕭蕭，聲如潮湧，風中更有好些冰點，不知乃是左近瀑布吹露，心疑要下陣雨，恐和昨日一樣，過身水濕，更難行路，便往前面坡上樹林中跑去，到後一看，林中有一小峯，高祇二三丈，上豐下銳，中腰還有一洞，可以棲身，心想，深山黑夜，鐵花塢不知是在何方，如何尋去，天又不好，恐下大雨，不如且在峯上暫避，少時，雲開月現，再行起身，否則，祇好住上一夜，候到天明，設法尋人，問明再走，反正急也無用，心到定了下來，尋到峯上小洞口外，坐在石上，想起前事，悔恨交集，一摸馬寡婦所贈乾糧，尚在囊中，取出來吃了一飽，忽覺口渴，耳聽泉聲轟轟，相隔不遠，方欲尋去，忽見地下，光影參差，景色漸明，起身上下一看，就此一陣狂風之後，滿天浮雲，已被吹開，大片雲層，急如奔馬，向月而馳，月影隱現雲層之中，始而明晦不常，光影閃變，晃眼之間，雪層退盡，清光大來，照得遠近山巒林木，明如白晝，心中一喜，振起精神，仍想乘着明月，觀查途向，往尋師父，剛一立起，便聽樹林深處，傳來一下鐘聲，空山回響，餘音悠揚，半晌方息，才知林中有廟，本想尋人詢問，正合心意，剛待縱下，又聽林外，有人低聲說話，由遠而近，似往林中走來，猛想起師父常說，深山荒野，如有孤廟，和獨戶人家，高大房舍，必須留意，似此黑夜荒

山，偏僻無人之處，林中藏有廟宇，也是可疑，來者二人，脚程又如此快法，如非聽他說話，聲息全無，不問善惡，均非尋常，此地離鐵花塢，想必不遠，如是賊黨，出去遇上，豈不是糟，當時警覺，忙往洞中退回，探頭外望，來人已到林內，本來走得極快，行至峯前，忽然止住，內一人道，五弟且慢前進，我看此事，還是不宜告知外人，好在和尚，正做夜課，我們且去峯頂小亭，商量好了，再打主意如何，另一人道，此劍至寶奇珍，我們才得到手，不知用法，依我之見，非但和尚，不令知道，便在途中，也須密藏等到回山，見過師父，再作計較，先去峯上一談也好，鐵牛聞言，心中一動，越發留心靜聽，來人邊說邊走，已繞峯而上，到了峯頂，鐵牛這才看出，那峯還有手工修成的盤道，來人便由洞旁不遠經過，背影看去，乃是兩個佩劍少年，一人年紀稍輕，手裏拿着一口劍，正是師父所失那口寶劍，所說小亭，就在上面，離洞不過數尺，聽得畢真，二人大意是說，由江西來，去往黃山訪友，因與廟中和尚相識，繞道訪看，並將行李衣物，寄存廟中，今日黃山歸來，打算明朝，回往小孤山，中途遇一師執，談了些時，剛剛分手，快要起身，忽見前面林內，劍光如虹，連閃兩下，微聞驚呼之聲，連忙掩去一看，原來林中二人，乃鐵花塢三凶門下賊黨，合謀害了一人，把那人的劍奪來，想回山獻功，行至途中，因聞那劍，神物利器，拔出觀看，不料劍上芒尾，伸縮不定，劍光強

烈，稍一舞動，同黨便受了傷，正在包紮，二人立時上前，問他劍由何人手中奪來，本意既有此劍，必非庸流，雖恨賊黨陰謀暗算，並無殺賊之意，不料二賊，凶橫太甚，開口就罵，舉刀就斫，受傷那賊，更將此劍拔出，二人幾爲所傷，並將自帶一口寶劍，截去一段，另一賊又取迷香，想要暗算，幸而二人，手急眼快，用燕尾梭，將二賊打倒，將劍奪去，乘着賊黨未來，四外無人，率性將二賊，提往無人之處，用藥化掉，匆匆起身回走，剛進九華山，便見賊黨，往來不絕，內有數人，並還互相咒罵，先殺二賊，多大胆子，也不敢背叛師父，何況內中一人，還是師父最得寵的徒弟，不是遇見敵黨能手，將劍奪去，不敢回山，追去拚命，想要奪回，便是人劍均失，爲敵人所殺，尸首必在山中隱僻之處，許能尋到等語，二人看出賊黨，大舉出動，恐被發現，在崖上藏伏了一些時，天已黃昏，賊黨剛過完，又見一少年化子，其行若飛，往鐵花塢馳去，跟着，賊黨相繼趕回，紛紛議論，說是方圓二十里內，全都搜遍，均無人影，祇在來路林中，發現幾滴血跡，和死賊遺留的一件上衣，料已遇害，劍也被人奪去，二人暗中好笑，二次起身，繞路回來，到一山嶺之上，回顧鐵花塢，紅光燭天，起了野燒，賊巢四面皆火，知道事由劍主人而起，也許人已遇救，正在賊巢大鬧，二人本想看那劍主人是誰，一則，到手奇珍，不捨送還，又因來時，師長嚴命，此行不許多事樹敵，又恐被人發現，故想

瞞了廟中和尙，天明起身，商定之後，便同走下，鐵牛聽出二人，尙不知劍主人是師父，照那口氣，彷彿乃師，也是有名人物，隱居小孤山多年，輕易不與外人交往，對於金華北山，與黃山比劍，兩場惡鬥，一字未提，所說師長，也未聽師父說過，中間却提到芙蓉坪三字，語音本不甚低，獨這幾句，不曾聽清，疑與老賊有交，心想，聽各位師長前輩談論，對於芙蓉坪老賊，十分重視，連師祖師父，那大本領，此行尙且凶險，何況是我，奪劍二賊，聽說武功甚好，祇一照面，便爲二人所殺，如何可以冒失，好在寶劍下落，無心發現，祇有一定去處，憑師父的本領，又有三太爺，和各位長老前輩，明暗相助，早晚奪回，此時師父，還不知道，好在風定月明，這二人現住廟內，要到明朝才走，如能在今夜，尋到師父，和車下二位，連夜趕來，乘二人未走以前，下手更妙，賊巢方才起火，這二人由東跑來，賊巢想必是在來路山後，去往山上，登高一望，必能看出幾分，想到這裏，忙即溜下峯去，飛也似趕往前面山上，還未到頂，便聽隔山，人聲喧嘩，隱隱傳來，繞往山後一看，果然遠方，黑烟上騰，天已紅了半邊，火勢尙未熄滅，因那賊巢，深藏亂山之中，四面均有高山危崖圍繞，當中一片盆地，如非野燒大火，決難看出，就這樣，憑高遙望，也祇看見賊巢旁邊的一片樹林，尙在起火，因是草木茂盛之時，又經昨夜大雨，草木都濕，不易燃燒，雖然火大，好些地方樹木，均未點

燃，黑烟又濃，用盡目力，仔細觀查，僅看出一點着火的樓房，好似糧倉之類，救火的人頗多，相隔太遠，望將過去，和蟲蟻一樣：在火場上，往來閃動，時聞吶喊之聲，火勢似乎漸漸減小，別的看不出有何異狀，好容易看出賊巢所在之處，略一觀查途徑，立即趕去，不料山徑曲折，險巇難行，常時受阻，上下攀援，跑了好幾里，登高一望，相隔賊巢，還有小半，前面並有大壑阻路，不易飛渡，相隔一近，看出賊巢，火已救滅，賊黨三五成羣，分持刀劍，正往四面奔馳，心想，照此形勢，師父多半脫險，賊黨正在四下窮追，祇不知人在何處，如何才能尋到，忙往下走，趕到絕壑前面，正想法子過去，猛瞥見壑對面，先是一條黑影，怪蟒一般，飛竄過來，恐有不測，心中一驚，忙往後退，目光到處，又瞥見對面危崖腰上，現一人影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卞莫邪，心方一喜忽聽身後，有人喝道，你日裏陰錯陽差，躲過好些危險，已是便宜，此時又來此地，想作死麼，聲才入耳，未容回顧，身已被人擒住，離地而起，用盡氣力，絲毫不能轉動，剛聽出那是熟人，不再掙扎，忽然發現七八個賊黨，各持刀槍兵器，分兩路追殺而來，自己已被身後那人，雙手抓起，凌空一躍八九丈，往左近岩崖之上飛去，落地回看，果是神乞車衛，羣賊也相繼由崖下經過，並未警覺，耳聽車衛低喝禁聲，再往對崖一看，卞莫邪已然不見，方才所見黑影，乃是一條長索，上有飛抓，一頭搭向這面老樹根上，

另一頭，仍在對崖，橫亘兩岸，筆也似直，料知想用長索飛渡，忽然發現賊黨，由捷徑分途追來，立時藏起，方幸兩起賊黨，均由附近追過，不曾看破，忽又瞥見兩條人影，由左首山洞中縱出，飛馳而來，到了壑前，明見長索，橫亘兩崖，祇對看了一看，並未停步，仍往左方追去，一晃不見，跟着便見車衛，朝着對崖，把手一招，卞莫邪立由崖角暗影中走出，朝着這面，打一手式，車衛把手一搖，再一招，卞莫邪立時退去，一會走出，背上多了一黑衣小人，與師父一般身量頭被裹住，伏在卞莫邪的身上，看不甚清，知道師父已受重傷，正急得心中亂跳，幾乎流淚，卞莫邪已擋着黑衣小人，由長索上，飛馳過來，兩岸相隔，約有十來丈，身又擋着一人，竟然行所無事，晃眼走到長索中心，先過二賊，忽同出現，一個揚手發出三點寒星，一個手持鋼刀，寒光閃閃，朝前奔去，看出二賊，隱伏在旁，突然發難，想等人過以前，猛下毒手，一個連發暗器，一個用刀，將索斬斷，卞莫邪雖有一身驚人武功，身子凌空，孤懸危崖長索之上，下臨無底絕壑，身上還擋一人，多大本領，也無法施展，打中暗器，固是必死，長索一斷，也是粉身碎骨，萬無生理，鐵牛見狀，情急萬分，怒吼一聲，拔刀便往下面縱去，身子還未落地，耳聽身後，罵了一聲蠢牛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將落未落，時機不容一瞬之際，目光到處，眼前人影亂晃，同時兩股急風，由頭上飛過，又勁又急，耳聽連聲驚呼



怒吼，一條人影，已似斷線風箏，往絕壑下面飛墮，那條長索，也凌空拋起，當事情勢，驚險萬分，要知卞莫邪，吉凶存亡，所措何人，黑摩勒是否受有重傷，以及大鬧鐵花塢經過，夜探小孤山，盜回靈辰劍，誤傷邴氏雙英，許多驚險新奇情節，請看下集分解，

# 兵 書 峽

## 第 二 集

全書一冊 基本定價

一九四九年七月

著 者 還 珠 樓 主

出 版 者 正 氣 書 局

總 發 行 正 氣 書 局

各 埠 書 局 均 有 代 售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 
電話九三〇六三